

九江府志卷二十三

明文

祭天眼尊者周巖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太祖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斯若是
歷苦劫于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于廬嶽獨爲朕知而濟朕
難然朕終不佞于利濟之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
尋常無礙于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玩閩人情粹然禮
至杳然弗應豈不爲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
廬嶽之下禱于廬嶽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

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于世道者歟

周顛仙人傳

太祖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郡屬建昌人也年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于是顛入南昌乞食于市歲如常顛如更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于市戶之家日與儂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詠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

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于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于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發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嬖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

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為說于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周圍以火煨之烟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于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

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于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許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迓步趨無艱容無飢色是其異也因盛設羞同享于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殺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其宴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于朕歸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

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
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
只好立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
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
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
謂曰此行你借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
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
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
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使無風于是諸軍士牽以舟薄岸
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
遂達小孤朕會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
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
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
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
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于死語未
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若
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
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

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
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
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
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
用心種田語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
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
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
顯者至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問大明天
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

者多朕馭宇內至尊于黔黎之上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
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
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會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
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
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旣病人以藥來雖
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
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醃子內
喫一錢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
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二番

乃聞有菖蒲香醜底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
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
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八
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仙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
人也卽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
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某于石上觀之果
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麤
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
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鑄巧但說事耳
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匡廬結社圖記跋

宋 濂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
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
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
一人欽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
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二人躡屩握衣笑
指元亮者畢頴之也其一人執羽扇晏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
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監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

俯仰其手操塵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二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入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爲方外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澗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王禕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邢境二日從左蠡揚湖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

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
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
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
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
觀已廢惟有大石互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卽
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
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
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
託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

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旣歸益放情於酒
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
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
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諡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
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
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
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
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
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

年丁未慧遠亡時修淨纜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矣得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潘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嶷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世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千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卽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邇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或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

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似偃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執奚必深辯之耶及淳熙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宋去子時爲禪亦嘗與之遊華公益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馬當山記

解縉

馬當山在小孤下三十餘里隸江西彭澤縣連岡趾頂皆石蛇蜿蜒騰躍自北而南至江而止山之北崖俯臨滿水不測之淵魚鳥結巢栖息其間以萬數人迹罕至亦莫得而害焉故凡舟上下衆呵叱之不爲動廻翔俯瞰磔磔然有聲甚自樂也余以讀載記感王勃禱祠下事竊謂神之靈且好文也百年間往來經

此常欲一造其上而不果永樂五年丁亥二月余自詞垣出臨桂藩將妻子歸江西十六日道出祠下時雨初霽湍瀨甚急舟人極其力操舟乃得至山麓小徑從東委曲而上巨石森列古木蒼然有石狀與虎無異進拜祠下塑像蓋唐人衣冠而宋石刻已稱水官廟不知其何以云也唐宋碑碣無一存者石上題字亦多漫滅可見者唐太和申某及宋皇祐六年奉勅禱雨者某官而已廟祝姓萬爲言舊有半山亭馬跡亭石上宛然云昔神人之遺余亦徘徊久之乃登舟從余遊者男山呼婁金

遊石鐘山記

羅洪先

昔酈氏注水經載石鐘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矚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木石多竅遂爲辯以補其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缺者藕折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窾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弁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

大... 卷三
竅爲之也虛者大窾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
直均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盎之聲此中外大小之驗
也東坡曩涯未目其甕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
召之又况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逆駛湍迴洑射
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
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黝理䟽頑悍而輪囷罌不相肖然
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
古者

爲請設江防守備以重上流疏

胡松

卷查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段願言案行司道諏訪官邪吏
弊民瘼盜情四事據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各道議稱鄱陽守
備應於康山駐劄以便居中往來巡緝調度所以爲湖防謀者
似矣但江洋之寇率靖江秦興等處之沙民龍潭蕪湖等處之
洲民隨風直上由安慶以達湖口人船俱便往來甚捷又荆蜀
江漢諸水會於九江贛吉撫饒諸水匯於湖口則湖口乃湖寇
所由以出江江寇所由以入湖爲第一要害之地雖設有九江
衛與兵備道然相距尙遠防守弗專至於湖口要地曾無半旅
一卒之戍殊爲失策宜於湖口之南湖嘴增設守備一員操練

巡邏以扼要衝庶江寇不得入湖湖寇不得出江等因前來該臣會議照前項湖口江防一帶不獨沙民洲民卽今離徒礦盜往往託於商舟賈舶乘便肆劫又前此各處徵調土苗等兵雖稱發回亦多有遁逃竄匿於港嶼萑苲之間且近日閩廣諸賊侵境瀕洞姦究惡少又多蠢動相扇尤當預防所據湖口之南湖嘴增置守備一員誠爲先事之備但須於九江府衛摘撥軍民精兵二百名造給多槳戰船三四十隻付之操駕以時演習巡緝給與循環簿籍每半月一次令與鄱陽守備盡會於適中之地以稽惰勤虛實仍有盜發互相通報迭爲犄角而皆聽兵

備該道守巡道稽察若江盜侵入湖中則九江兵備湖口守備首任其責守巡道次之湖盜侵入江中則饒州兵備鄱陽守備首任其責守巡道次之如此庶事相協心不致掣肘患生戮力不事虛文責守旣專經理漸密巡緝復嚴聲實布張氣勢聯絡伏機隱禍可漸消弭留都上游之重不致空疎蓋如往日矣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葉尙高

余少從先大人於潯陽習其山川風俗與其百姓之所急考覽其郡乘自漢以來守土循良勤恤之吏自宋均而下不過數人豈非難哉今去先大人爲別駕時已二十餘年而潯人猶與余

往來不絕詢及郡中事無不極口今使君邢公之治行其感人
之深至於閩郡奔走聚會爲之弓鞞祓祥不啻若家人父子然
此卽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爲海人喜未幾公以憂去海人涕
泣追慕肖像以祠而其士大夫子弟至馳千餘里乞余言以志
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功德於民而浮慕畏壘桐鄉之名以覆
蓋其短而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妄爲之俎豆以中其歡
上下相愚澌然無味蓋衰世之弊一至此也有如邢公祠可哉
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逋猾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差
其賦役而爲之限書之於單而戶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

無致期併責之擾而賦額漸輕臺使者下其法於十二郡無不
便者公又革坐封裁糧頭節冗費嚴兌銷弊悉清民歡呼輪輶
使君生我我何敢違也郡役夫受直於南昌枵腹而待哺莫之
急也以愬公公曰吾濤賦宗祿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
兩易之而兩利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枵腹矣封
郭桑落二洲堤壞蓄田數萬頃無任築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
淫而障其決公在郡而水不爲災也田皆畝鍾遇旱則步禱禱
無不應以豐歲勸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災病而醫
藥之所活無算月旦則行鄉約詔以聖諭聽者灑然思當公指

矣有訟師賊魁爲民害者戒戒不悛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
戒無敢犯公又精於讞斷德化民趙守彥與傅五九宿仇也彥
夜被劫晨遇五九買布於塗執以爲贓訟繫之所株連甚衆半
斃獄中公驗布廣狹不類白其寃盡釋諸逮繫莫不感泣胡劉
二姓爭牛牛大小同卽其主不辨也毛而別之又不得公令齒
驗之以牛歸劉胡不敢言亡何獲其牛於盜家愧伏待罪諸豪
訟者聞之望公庭而返曰公實神明何可以無情嘗公也公自
奉廉不輕買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興
人文神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無惜嘗建文昌祠飾城隍
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繕思賢橋豎月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
簡民秀衣巾爲塾師大修學宮庀祭器俎豆之典無敝無濫歲
時至學行禮集諸生而課之藝厚其楮穎察其不能婚葬者資
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計公在郡僅四年所規畫創豎
長育教訓其利澤可數百年而未竭海人之戴公欲尸祝公
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嘗若數千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無休已
蓋至於讀爲公祚祥之辭真懇溢出唯恐其嗣仍之不蕃而食
報之不遠然則今之長吏其縮結於人爲所思慕未有如公者
也往余在滄時問諸大夫言滄四輪之國瘠而澆難於綏馭故

凡有不得志於官者率未免委過於其地乃先大夫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而輒爲祠以祀至公守郡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學宮然則薄地雖疲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內亦未有如溥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百年而不忘也宜哉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觀其行事然度其人必真誠惻款發於中心達於面目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者可望萬一此其所以惓惓慕悅於先大夫今者公之祠成而效一言以不朽余莫有不容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書其事俾勒之石

遊東林天池記

王世貞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峰秀出天表者曰匡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往而以久困石尤乍得風船中人少留邑而亦會無適爲主者徑張帆去殊自悔恨十月量移嶺右假休沐還復抵九江兵臬尙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乃使二騎爲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往其明早蓐食挾玉山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遊出城北甫數里卽聞草間流泉聲甚悲至橋所悲聲易而厲不知從山行覺與人趾蓋上小喘二十里而曙色與微月接道有棹楔署曰太平興國

宮卽宋所祠採訪使者處也其宮去署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所誇殿堂鐘樓之盛爲兵燹奪當無幾存矣久之乃入磴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見人家炊烟翠幔已抵東林寺卽慧遠十八人結社地也其面爲香爐峰秀色插天前有亭梅曰三笑跨一石橋所謂虎溪者也溪亦多闕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渡溪可百弓始及蘭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周陸記所稱唐牛相僧孺署寺表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獨三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絕云是唐塑工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成相是殿後石壁陡起古樹數百紛披若蓋其右爲遠法師影堂中坐遠像倚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更右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爲王支成詩僧以朱紗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漫漶不可讀縣爲置頓小飲敵寒色誇陶令之攢楹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堂僅影響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潺湲白石齒齒可念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其荒落興盡不欲往乃就輿行可十餘里至雲峰寺改乘小竹兜子以四人牽而上若遡流舡楫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折而上爲錦澗橋故擲筆峰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凡數折水自其隙下濤翻雪湧噲咄鈞碎吾不知視棲賢歸宗何如當

亦生平一奇觀耳自橋而上爲鉛繡谷亭亭焉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千種燦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剝丹楓綴之亦自滿眼雕績復上爲躡雲亭又上爲甘露亭自是改而步矣時天已陰晦積雪乍液加峻且滑凭一小吏肩從雲罅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聚塚溪流縈紆挾微照有百千金蛇俄而霧合稍稍逼不見前後人第聞冒絮中語相喚耳又上爲披霧亭又上有坊曰廬山最高處王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崖穴曰此竹林寺後門竹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居之耳霧小闕見兩山下垂若闕而東山尤奇秀層樓危堞

廬廡獅象之狀種種問之僧或云卽九奇峰或云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嚮連峰前蔽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後嶺小窪耳寺門殿鐵瓦石柱頗壯麗而佛像不甚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齋酒脯凡數行四壁題詠皆已滿獨南嚮左楣尙粉素顧程生作古隸題遊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爲聚仙亭蓋所祠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脚僧徐道人見高帝碑甚詳顛聖凡不足論天意似欲爲明主一表徵應以服衆志耳又西爲文殊臺臺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爲雲霧所翳開一小闕隨

台所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臺所建文殊殿亦草草而
傍崖一龕中坐獅石像極精絕疑此石獅從蓮花會親覩法身
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日已迫下春旦且虞雨雪遂歸而所
謂舍利塔獅子崖鐵船峰白雲洞蓮花菴白鹿洞昇仙臺御碑
亭者僅從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處
處舍身崖也度東林尚君復使置酒強余人則已瑱三舉觴乃
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背耳其由南康而入五老諸
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遊又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爲採芝
叟擲掄耶譬之初地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
佛亦未可也記陶徵君葉官居柴桑得非爲廬君總總耶然貧
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籃與計不能度東林而止
望天池便自霄漢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遊一染指差
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示同遊者

遊廬山記

袁宏道

入東林寺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輿而庵之
宗雷陶謝盪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
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衰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

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激噴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
雨山色爲雲所扇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
浴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

雲峰寺而上道愈巉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累而枯屨者曰雲幽
咽而風粒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
纈紅縈碧蜿蜒而道者曰九盞屏

一名九旗峰

怒而兀忽如悍夫之

介而相怖者曰銀船峰數里一息萋崖而亭之者五路嶽削杖
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
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剎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廡甚
華整覆以缺一溪漲綠冷然塔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
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
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
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

越石卓度顛仙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叅差而出如凍雲之覆
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苦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
中有長眉皺眉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翫其袂而去不

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蓄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修從山壁直度不罅亦不礙壁盡石匣空而城廣博巖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峰稍稍沒余驚怪或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峰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修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鶴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旣肉翅張忽數風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燦地若有俟者二修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于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一爲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巖至支殊獅子巖記

野性癡石每登山則首問巖巖幾處骨幾倍膚名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巖巖轉快至遇懸石飛壁下感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爲與性命衝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

峯絕壑一日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遒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巖皆怒石坪躍空出坐俟泉熟試岳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骨拗折頽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菴趾鐵船峰當其面紫鏑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眚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豁澗近則鳴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遊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酌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發廬山之日日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屨奇奧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脚塔火場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

林青林月天靜室靜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曰康
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寶方明空程生地主
爲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而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
者曰僧無念其以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
公袁子也

遊廬山記

此篇多訛字無別本可正姑仍之

王思任

疏云山無主峰橫潰四出巽巽參參各爲尊高不相揖拱善寫
廬山者矣山尻楚吻吳面障洪都肩杜鄂渚似喜湖江之隙而
特集美於此者伏滔曰重嶺桀嶭仰察雲日言其高也湛方生

曰竊窺冲融常含霞而貯氣言其靈也郝道元曰氣爽節和土
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巖窟言其風氣之可隱也慧遠曰高岩
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雲白氣先搏或
大風振岩羣巖競奏太史公東游肆目若步天庭焉是又住山
之最久而得其性情狀類者也王思任曰子登漢陽中峰見廬
山從衡來橫五百里無多也孤芙蓉瀟水上耳然清貧矜特不
呼援倚泉峰雲石自爲飄飈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
宮而幾與五岳訟

東林山笋籟之最外者以遠公勝虎溪橋草漚流咽覺步笑猶

有響動橋遂勝白蓮池方廣曠可是謝靈運手植吾不喜雷次
宗劉程之等人瑣碎死生儼淵明放眉而來卽恃才靈運雜心
而至此處箕踞堪飲噉矣池竟勝佛前兩松遠公前兩桂俱以
清古勝三笑堂楊德偉屏畫有生氣勝望香爐峰講經臺翠滴
飯中勝舍利塔虎跑跡十八高賢像神木井水壺聰明卓錫三
泉陶侃所網金文殊身蓮花漏鬼壘牆李邕柳公權趙孟頫王
守仁等碑蹟此皆示現神通貽留往昔吾聽僧指告存者存之
歿者歿之而已最可憾一事游荒蕪曰逼人布施持簿不寸離
廬游之興一步一敗然亦有爲其愚弄者乾沒金錢不小安得
竹根三十箇斜封一角解發口陀林中聽其銷算也乎

飯三笑堂已予攜一僧西步有林翳翳拾級而上乃謁遠公墓
公命盡時欲露骸松林同之草木而弟子不忍輒作荔枝塔覆
之傷哉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也空悲虎溪月不見鴈門僧
也望香谷入西林寺荒落甚永公塔亦秃圯矣虎溪儀正盛永
飄然半衲不遮脰而來何無忌曰清散之風多於遠矣永常室
虎人畏之則諭令人山人去復至青山不改遙想當年

香谷有廣福觀祀匡續先生今蕪廢匡山名自先生得先生辭
威烈王之迎白日輕舉僅有廬存因又謂之廬山然則先生未

廬之前只呼山耶抑成周以前人盡無足眼山猶未生生猶未奇耶人世短促夢夢至此

白樂天草堂云去爐峰不數丈又云寺東跡之竟茫然春有錦繡谷夏有石門澗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其言甲廬山矣又曰司馬秩滿行止自由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其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畢竟下回分解若何李太白於五老峯亦爾文人輕詛

盼雲壑寺始登趾丹嶂萬仞一呼吸黑雲幔盡急與至解衣僧不內給宿九奇菴舊緣幽蒙穿枝撥翠雨浙浙入矣待吏人送酒主僧稍恬萬聲齊下夢至瀟湘不知是風是谿是雨

寨長苦輿力僧苦米更上無米且無僧也亟謝手麾去賦予兩脛時已上廬山一行簿矣亟趣走雨後鳴泉爭道而下白雲明暗人行水氣中反不見山也上錦澗橋萬雪奔雷支筇巨石之側沈叔賢摹畫不得但大呼叫自此上躡雲亭甘露亭覺身境愈虛卒一下視踏穿白雲幾千襲臨試心石探窺無極足二分垂外勇不在此對山一竇曰黃猷人洞飛去不遠留一几爾絕壁有鐫壁上字曰通仙臺曰清虛靈臺近日始出綠毛苔隱兩壁咫尺手腕展布不得予從滴瀝中側眼辨之彷彿而已再

九江府志 卷三 藝文
上數級歐陽先生有歌曰廬山高書壁已渝而吾家伯安表之於坊踰彌陀石見大書白雲天際雄秀勁暢然是宋元人筆殊漫漶匏至天半亭凡九十九盤天池塔見矣跨脊下林逕離離密密瘦黑堅異盡東晉時松也佛前兩池供汲以此名寺寺故高皇帝勅建以祀周顛者赤脚道人張鐵冠天目尊者從之寺以此長廬山僧每習見官出口皆香火氣令人不耐予獨游文殊臺徙倚石欄之上又過探捨身崖俯視前峰筍鏡蓮摧雲絮忽復纏裹歸宿竹閣蟲鳥已絕深夜闐然忽聞機杼聲半餉一投詰朝詢之乃萬丈壑底一二老蝦蟇咳語

御碑亭紀周仙事洋洋大哉物力靡壽白鹿升仙臺視天池奉其足也過佛手岩岩前石如指天泉沮洳耳九竒岩下萬木出杪皆蛇猿之窟緣崖行百餘武八分朱書竹林寺三大字云出羅隱手空同以爲周顛非是每風雨時鐘唄大作相傳影寺耳清虛林乃其後戶意神聖變化之跡如石梁瀑布五日應真所居彼以水此以山耳又行十餘步至訪仙亭有跡在山錦川樽插兩短松絕懸岬以臥望一溜紳下鬢整翻攬神悅悅也欵足側行望下方雨晴氣錯一大圓鏡永開水銀古也光耀勿闇砂點雲痕竟無定處

從龍角石取推車嶺望大林峰入寺皆岡行也嶽崎之極忽坦
率綿亘置雞犬里巷絕不知是萬山上寺坐白蓮峰面擲筆
者遠公點經筆所飛處也別作一開闢澗水碧澄老杉捨身貨
金剛一本兩幹大蔽牛而雄搏虎二三僧友欠申其下白苔清
陰萬風孔孔香汗輯矣

將至巖封一大蟬石奇藤幕之疇昔之夜讀我天池者謂非子
耶禮赤脚仙塋好老杉支杏不知何樹腹踵數十圍大以石爲
母寸土不受

又不知何嶺看百丈有八九十峰皆肥攪黍起白雲底鳥語細
碎忽羣白鷺跳來踰時是泉也

沈石田畫有豆青石坂人行泉上于極愛之至將軍河恰似一
石架大磐上又數雄石乳石激發湍瀉中旋銀舞玉輪帛捲綃
妙難形容石田畫石可也畫水似猶不來

玉赤城題尺五天處踰數嶺山內忽黃子正訝絕下一坡種杉
萬計綠雨踈風撥天無尺也有僧卜地鹿爲引至名鹿野改爲
黃龍潭規製從木閣度殿僧律嚴山木不得折一枝折之必訟
至枝長而後已以故叢林苑密子過其顛徘徊不忍去是風氣
之所鍾也天池東林俱逆關苞之盧龍面發者歸宗爲大肯發

者黃龍潭爲正請存斯目

金竹坪道場新建匡山接衆處曹能始扁曰竹裏經聲爲活潑

泉竅至僧厨極甘洌寺外一樹白花四瓣幽馥越人問爲何名

僧不識也

出金竹行嶺上遠江浮拍可以全受此何方也云是蘄黃之際
安得一閣題曰楚天聽梵鼓竿讀書其上哉

九奇峰九峰皆奇也而火焰更甚如數千百駢指指天若有屈
事急難自白者上霄峰玉尖蒼秀秦皇漢武太史公之所登也

一磐石函可百人周景式曰望九江以觀禹功其茲峯乎

仰天坪實坪頂也高寒無木有亦短瘦五月入佛堂見一羣人
燕炙甚訝之稍憩指僵喚火矣殿屋俱茅庇何不用瓦曰風壯
瓦飛去求鐵不至也洪陽先師題雲中寺僧耶子徵堂額爲書
天在山中

火焰峰亘百餘丈向所仰爲指蓋者皆石笋也石怒起如驚雷
擇最銳一株踞其頂望鄱湖白氣中有履數點又如鳧流欵欵
不見動而見移半時乃隱者舟行也

山至圓通一龜攀上短小過峽分潯陽星子之水極力四五起
爲桃秣尖又大頓起爲漢陽峯此廬山主人宅中以處者也看

大漢陽峰亦目之視眉耳五老峰當拍肩語之望揚瀾左蠡舟
皆豆轉或隱或見落星石一荷盃不動者回首江天二三抹水
光矣

曬穀石山頂有數大石可曬也乘象坐獅乃慈山拈出泉以輕
妙茶以白妙豆葉菜以苦妙紫蘭花以豔妙壁壘俱石皮皴豎
遠望之披柴堆炭也以樸魯妙從鍊丹池入牯牛嶺或崗行或
壑行高高下下銑措之極兩行腳語曰不知何故山以峰名則
解之曰人之姓名出在頭上

九峰互相雄起俯視天池一錐乃八座之視丞尉也其間連帥
方伯郡牧之長不知爲幾千百也又如蓮瓣中穿度我作魏收
蚨蝶無鬚不綴常有誅茅覆閉聲息杳然不領名勝不迴路岐
者此中大有苦心之士

忽然鐵裂萬丈門開白雲綿曳湖氣之青屯如也三筇幾欲頓
折導僧前去急喚問之正是含鄱嶺口
予昔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錦以爲奇絕不意五老峯上有看
海錦之奇也天錦之色金染萬鮮俱非人目所經見而海錦素
鋪幾萬里拋彈鬆稱光絲躍然覺霜雪白爲呆凹凸不等小
家數耳予初登金輪時綿冒漢陽幾不憇遣一老不意天錦之

福尚在綿俱縮入湖江漸覆四字作開闢以來一大供子置足
在中峰之頂皇恐消受默念安得裁爲大被襲四天下寒山冷
水無有啼號者發如是願以報清思猶未足以塞其萬一

五大梁鐵雲皆紫青融鑄從天崩下現壽者相是名五老眸面
盎背而子來徑負其上覺中老更出一頭地相隔數十丈下臨
萬仞探之惴惴爲筆爲鑪爲旛竿爲石船爲凌雲者皆兒孫貼
膠腋也白雲時時蒸伏沈叔賢謁一老不耐事去矣陸務滋絕
叫見海綿以爲現正不必更登嶺也予曰訪五老也而何三之
二千里來反惜此數里乎當一揖一峯而去四老前有臺偏崖
繆葛乃至五老始見鞋山如方冕江光湖氣收於此矣導行者
楚僧了一云看夏無此一日若所謂海綿者無論幾十年中海
人舌不及卽目亦不及也幾許同行至乾岡嶺不肯上僅一銀
鹿阿端同之山水豈易緣乎哉

從五老視月宮庵直鞭尖挑倒也下取之殊盤極忽入萬餘短
髻松穿弄繚孺如鳥枝暗塞淙淙也俄而潺湲溪亦修行擇杳
僻矣庵前樹蠶瘦竹亦無人世漪媚意寺飛迓人去得上方靜
者燃薪汲水又得仰天坪豫勅儲斗米倖無餓而此一飯中絕
飽慳香美不可思議

膾炙三疊泉無有知者忽得隨州僧復曇卓契順也曰第從子
來披撥灌莽經鉢孟嶺蛇逕而入緣之看匡績先生所遺驢蹄
注忽山窮天出有嶺橫亘如石梁遙望之二友踞坐指點但喚
急來視其東壁萬仞亦青黑鐵俯之奪氣而所謂泉者如光絲
細繹又如一蟒蟠挂肥動刀作三截可愛亦可畏也

仙人碁盤石頗險吳對望半天青壁傲雲洪瀑哀響安得天枰
一叩也要之山川精華定秘于郭萬郭之內人跡不到止有日
月愛惜耳壑中潺潺掬之洗肺忽憶我几上有三尺鷹婦摩賞
自雄遂不知今日作蟻子之樂拍手一笑

望天池石過洗脚池磔柯蹇偃穿跳喜懼一時數易不愁死而
愁撲行路難寧如此

朱砂峰如赤城火色銳拔層霄萬山青綠得此一尖亦是沒骨
山家數

過青蓮靜室一茶渴肺感激上一嶺望鄱湖雪淨波明返照如
錦綃薄射此五老咽戶住山人謂氣不藏蓄反不庵此

太乙峰尊儼挺拔部落更廣望之徒有歛嘯數百盤至歡喜亭
日云夕矣乃見馬尾瀑忽爾黃金萬頃精鏐可愛詢之僧湖中
沙也

枕犁頭尖左五老而右漢陽萬壽寺也鄙陽一泓時清時白以爲前供天外風帆谷中樵唱是不知何翼得有靜室如蜂房之經意山谷云密脾者母乃是相思澗者亦不知在上在下但人命止右天土過一洞五六尺首尾相通僂倖下三疊泉源如雷砲碎來人緣壁拈過一輿夫浪膽幾衝入潭底去此溪緣行所謂下路從河者皆大卵石勉強滑度曇師初教予行似鳥習飛旣而如吏曹堂候官引見倒行安妥又進然步步如乳母顧子也此深山中見人而喜一年不過一二度卽曇師亦偶爾來是前生所交識也矣

纔看三疊泉後白雲卽緘山口龍氣嵐陰特賜王郎一假也

初日峯上有磨盤石對山則礪者千仞皆黑英石架起此又不宜以山論以石論矣予往年見瓊臺雙闕采艷神恍今乃條支之馬肝也光如元妻之髮位置佳安不知何時堆此靈玉九秋長老飯邊受用

棲賢寺安頓秀韻左迴元璋遠却半天門前雷鳴車過乃三峽砮來水也對此清英塵氣洗盡游人何所生其不肖而定謂棲者爲賢

玉淵萬杵登登雪花千斛琅玕碧骨上銀髓翻騰快而且活知

其解者不必蘇家兄弟

又云三疊泉與玉田胡威父子也然鮒魚費釣不如候鯖是家常茶飯

蹶雲橋雨瀑短悍一到綠淵汰澄靈竅不知幾千仞直得務光

一洗

三峽從瞿唐灑灑譜來水聲之怒至此化爲轟笑

劉混成白鶴觀窮廢亡頓止一三瘦猶眠游也然古松古澗淙淙謾謾於丹井藥臼之間覺白日靜長棋聲恍惚入耳

白鹿洞以二李顯則洞寔矣不若道士云白鹿洞准白鶴觀也觀之人僕其鶴洞之人僕其鹿糧絕則各遣入市此語最冷差有致從五老後昇山來雄崖陰壑犀牛折桂之水出焉老松數百章暗陰古色極人世幽邃之境

懸山識地理鑿開五乳山額曰浴雲以五老爲左障殊雄妙有靜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懸山去而其徒文字讀書英玉和雅每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豈須呪也

七尖胡鼻峯之前有劉遺民讀書臺可望鄱湖洗硯池尙在未審發願文在此屬稿否

鶴鳴峰下開先寺佛印之所居也門前古木橋蔽破石載流殊宜夏坐至佛前方見西瀑如玉練下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公道景事亦復不惡奈何苛求之東瀑馬尾水稍雌遜會流至青玉峽但有雷轟而兩瀑反不得見雪花搏擊至龍池乃始定飲嗽玉亭上飄飄乎欲仙去也

西瀑出雙劍峯之左從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登布水臺觀之始颯然人覺可畏

香爐峯視諸峯更奇秀望姊妹石亦娟娟宛肖而予飯於黃山石中見金鱗如巨根此固其窟宅也

廬山僧占多以道士分其勝者陸修靜然覺

缺處簡寂觀亦有

瀑下缺爵秀禮斗石畧具威儀飛來岱宗扁幻也至於橋邊

老松五六樹雄古翹撐當封匡阜松長

大漢陽峰發爲金輪金輪峰下爲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嫗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鞏藏土壤膏美乘地利者不此之求而傍濤打麓輟之崗吾不知其何見

柴桑橋兩青石波田泥耳去五柳居不數十步先生乞食隣家往往過之橋石大有筋脊不借王坂司馬柱也

悠然見南山殊荒缺去栗里約三里許是歸去來館趾在一山

九江外志 卷三三 聖子
農矣有澗飛短澗下濼一潭大石突起陶先生每醉臥此吐痕
尙新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
風月清吾幾欲搥碎之矣

圓通在甘泉口望馬耳黃龍等峯如旗屏矗列溪遶竹深三蘇
之所信宿至今勝矣寺有夜話亭改清音又改歐蘇亭然不如
夜話之雅也

中大林無奇下大林無逕從松石中穿八月坐京生予與沈叔
賢奕久山臺無垣僧有虎慮叔賢曰盛游少此一段點綴也

文殊寺攔石門之闕而互之中落山半後屏絕巘前控飛流絕
肖闕畫又一清絕處也

石門澗妙在泉壑零碎隨人纓足有珊瑚骨有瑪瑙腹有子闕
青玉肌雪浪瑩澈溪魚陣出予門生梁若木析木少年頽倩坐
此痴哈不肯去

石門乃天闕也二殼稍似而不敢望此之峭峻石色與大月山
東角伯仲月山石妙在元英而石門之石乃青紫雲結成鐵實
者皴法軟密團欒全用黃子久中一塊香錦堆疊寺僧索予匾
題之曰鐵雲琛更索聯曰花綢梯海箭括通天皆實錄也

鐵船峰在石門之側無可登履石門背有百丈梯通天池必絕

下而緣上靈運明遠已曾此處着脚矣

是役也子年友梁射侯備兵潯陽招而贊之射侯膠於官而猶韻於友猶之乎其游也歸語某某之勝射侯不憚而兩郎君憚甚請王子爲導師又續爲石門之游是射侯膠於其身而猶韻於子猶之乎其游也雖然子應游之韻終以射侯不然傲蠻隱妬之疑卽話言不通而何所感發之子曾謂官游不韻乃今知韻竟以官也不以官則九奇菴發足卽無所托宿矣同游者姑蘇沈叔賢會稽陸務滋續游者梁若木梁析木仲游者能仁寺僧完赤而助游者晒穀石僧了宗吉祥庵了一離言楚僧復曇趣吾游者棲賢之恒水五乳僧堅持法可而不厭吾游者金竹坪見空仰天坪含輝禮貌吾游者開先之東隱歸宗之蠡雲文殊之海空至天池東林等寺則禿惡之觀望擾聒游興掃盡矣遊史中亦有董狐例當併書

予幾登大漢陽峰而爲所吝亦不及飲康王谷之水不得取吳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焉予於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於父子莫適於夫婦而陷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子猶朋友之交也

王思任曰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以故予山

游不見髮人互古無婦尼之足亦少靚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
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於高閣之鄉則辱淫喧褻萬丈之尺短
矣吾所絕戀者無山不峻無峰不石無石不泉也至於霞彩幻
生白雲面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重修大能仁寺碑記

王思任

江州大能仁寺肇自東晉至宋白雲禪師開教茲地始以承天
院易今名大雄寶殿之左有支提插天而起天啟乙丑子遊匡
嶽過訪節鎮梁射侯假館於此老僧慈霞賓主朝夕見塔巔攢
樹半覺翳翳舍利無光筆鋒殘癩曾語射侯唯唯諾諾再逾十

年而予領射侯之節江行舟望恍然故塔因視事之後捐俸十
五金徵都虛人手刈剗寄生滌除塵雜而李官劉公孔源德化
令伍君常遜復各助費將四百緡命尉金章燦督修整好埴堊
有加輝煌鮮奕僧官道生乞言紀之予不敢辭姑叙其由而繫
之以頌頌曰宰堵之波滅惡生善如來行乞遇章施麪雖戲土
砂佛心肯薦乃轉鐵輪鬼王是兒裁獄廬山酷毒幾遍賴有師
利火蓮青絢王乃毀獄造塔分奠八萬四千震旦標撰意此浮
圖事應特先我鎮江州仰高時面遙想庾公竒竦徒眩惟塔稜
層垢塵翬翬今既葺止方墳徒羨寶鐸含風鏐盤走電雀離未

高湘宮猶賤錦盞筆花疇凝稷叢魔剝杵寒天龍睛眈梵鼓潮
歡海螺雷戰杖刻些須網珠襖變自修茲塔南金東箭奎文崛
起民戶安莫岷天東瀉穩落帆危普歸佛力踴躍舞升

白龍泉廟碑記

夏可範

予潯江之水爲東南巨匯其源出於白龍山山有泉惟神司之
凡遇旱禱輒應宋以來錫以侯王崇號取古四岳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之義我皇明受命迄今垂二百禩侯王之號人則知之
而不知其卽龍蟠土主也土主之神功德世遠人雖競相迎社
而莫知其謂長春洞天也是歲七月十有六日子與耆老鄧君
萬君因搜尋山谷步得一洞在龍山之右嘉其奇勝因命人蕪
蕪闢塞燭入其內廣虛可容數百人得三石碑其一刻土主追
封侯王之事其一刻元封詰於其上乃邑令亦刺馬丹之所立
也遂相與駭視愕然曰異哉據石土主諱修字君壽姓萬氏其
先豫章人究習韜畧輔漢世祖拜雲臺上將與首鄧禹同功功
成隱居江州廬山神龍洞遊遊赤烏龍蟠里白龍泉長春洞自
號長春洞天主人所著有雲臺遺稿江州存稿集以建初丙子
早禱於泉而解後人立祠繪像祀之稱龍蟠土主福瑞之神宋
建顯濟廟勅封孚澤福瑞侯至元二年閏五月詔封孚澤福裕

仁烈王刻宸翰六通樹於廟以表之復湮沒今得碑讀之土王之功昭昭在人耳目嗟嗟異哉夫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所謂福瑞者以其能禦大災捍大患作福於瑞民也侯者其本封也王則因其本封而又追崇之也若其以長春洞天主人自號者則又子房遊赤松之意功伐身退又超出於雲臺諸將之上焉其風高偉烈至今猶可想見矧予生於其閭稽之邑志詢之父老無所謂長春洞者今乃知洞以長春得名神以長春萬號豈土主之功待今日而顯而山川之美亦待人而有光耶八月朔日適予北上與大邑侯父母駱君三父母孫君庠司訓張君告別於泉之亭駱侯浙人也性好佳山水重有感於予言遂請予作碑勒諸不朽予不誣夫神豈敢誣夫人耶遂爲之讚曰白龍有精濯濯厥靈施沛甘霖用福斯成惟神相依正直聰明爭速孔昭對越來歆雲臺茂績槐里奇勲勒名鼎彝遺稿猶存廬山之麓漢水之濱龍蟠在中洞口長春歷宋而元徽號隆名宸翰奎章炳耀乾坤洞中之石百年斯湮表揚自今以安神人

石門遊記

畢成珪

歲在戊申讀書廬陰綠雪山房鷄衣蓬首龜縮不出柴門非乞

火未嘗妄開中心樂之皓月積雪雪霽白石上入暮排柴門向
余談石門諸勝上人固饒牙俊慧而此夕語中尤挾風霜余問
跋以待旦味爽束樵人裝不呼而景從者縮衣四人余將一長
鬚長鬚昂余將村沽一罍余從之問岐取徑石門澗然澗以門
名足味矣進一牛鳴許逕在澗中春靈夏漲輒沒沒輒淹旬泛
濫望遠公嶺如隔弱水時水落石出巖巖如石浪澗流鳴咽小
者淙淙鳴足下大者瀦爲寒玉鑿之碧光沁人心髓去登遠公
嶺山葉苑翠雪後尤曠日增色翹首天池落木寒雲雪銜陰磴
琳宮鴈塔揭表重霄爰得起倪迂一快圖出惜哉遠公於石門

凡一再登社中諸賢從遊有序豔言之余讀史之暇曾一過曰
雖由此而知有石門然不圖奇絕至於斯也嶺旣杪支而左磴
道出石間石片片如仇池元膚而玉理扣之有聲如靈壁丈人
行也時余回盼長鬚手中喉間動甚乃酌石自醉盡半巽丈人
固不勝杯酌余飲再倍然未耐從者一能笛前余止馳隱嶺表
吹之聲出雲石中泠泠有君山餘韻攀磴移時逕復岐而右磴
盡而三門戍削萬峰鶴立靈氣霏撲人口鼻大都如幻開一
洞天非匡廬諸勝可擬議萬一時余神搖戒從者未可卽前當
有洗髓者出余譏也倚杖久之從者不堪捐爭前余勉殿以次

而探首登夕陽岡岡峭起而重崖爲一門右峙前此未有登者
乃披棘攀崖手足並作不及巔三丈餘更猿引而上巔平若砥
可肆數十席三面嶂巒比立如櫛絳崖紺壁挿出雲漢環顧之
萬仞石城耶北舍吳楚下指江流如帶帆如蟬翼吳楚諸山如
小兒聚沙入江諸流如白沙中螺篆舉目千里未極也麓濱白
龍潭龍去矣上流石瀨殷殷若錢塘八月雨中濤間之爲秋聲
巔云下岡度石門石門三前二而後一北山精舍宅其中時舍
乍誅茅而私已淑之從誅茅傍陟降而度壑復攀崖而上上可
百尋崖中陷籍足於老藤枝間下人望之猶溪雨藤窮爲後石
門獅子峰時門右清涼臺冠其左峰子立仰而上巔臺高倍之
昔人謂華磴道之險遊心經七死石門其一矣左指鐵船峰者
壁立萬仞巔摩重霄麓漱石門鳴玉諸峰未許少與頽頽者傾
之夕春日色泉石俱紫罡風獵獵起自陰壑似意與鐵船爭雄
長杖履難留乃更酌罄罷而歸余特欲作記侵於懶癖不克乃
作石門歌以謝山鬼越月曹能始泊溢城籍震谷上人卽余三
門之間是夜能始封公至詰旦能始馳以解約余顧與上人矢
約如初復取徑石門澗比登靈壁棧文殊福海諸刹暮鐘四發
月埋昏雲中不能辨諸掌探岐岐陷入虎穴余顧鼻頭出火上

人爲余愆患亦破榛棘而前漏可下二刻抵北山精舍禪者二人先至余舍中嚮所誅之菑苦矣夜談跏趺下峰頭松石少吐寒影芳月殘雲遞爲明暗夜分霞集上人病之譚鋒坐不競乃分韻探詩禪者上人各得近體一余得二絕詩成雪霽月如凝霜談鋒復振遂刺刺達旦高春徑草晞共登爰陽岡上人喞然長卧岡頂巔聲與秋聲瀨相上下余雙眸猶炯炯日晡上人別而歸天池余歸山房時已酉開歲十又三日也又三月余歸省復登石門以別猿鳥余歸卧病漸江上菊有華始抵廬又復登石門霞谷上人以朋酒招余入社乃知鄒子尹郭聖僕諸君盟白社於石門矣余雖未應上人招而瞻戀泉石之情無舌可狀適余有絮酒之役未能卽遂初服於是旁窮四陬按峰微名者盡三日夜復得松栢崖騰脂崖蒼鷹浴鵝石虎諸峰是夜作記記成讀之似羽毛草木少生色乃賦之時陽月朔前五日也

禹貢疑誤辯

張吉

貢於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爲彭蠡乃江西諸水所潏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

江中江者孰是以疑經文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本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木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停滯滯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滂爲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爲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充拓故湖水壅阻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本無誤也漢水不言會者爲

江乃以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乎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頓趨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是已第江水瀆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于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况經文簡與其言南入于江東匯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

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本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今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于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

以爲三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旣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三句疑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落水皆入於河源遠出閬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烏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嶓冢旣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揜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匯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兖州

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對壑
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真儒而明貢有朱子
及蔡氏者爲之辯析其義猶晦信夫說經難矣

敷淺原嶽

李滢

按敷淺原出於禹貢其名最古老書經註疏及漢書地理志皆
以爲卽豫章歷陵縣博易山又水經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
西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一統志云博易山古文謂敷淺原
也根盤三十里爲德安一邑之鎮準此三說則敷淺原似非廬
山矣然考德安之博易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匡廬之什一今觀

禹貢所載言水則江淮河漢濟泗彭蠡震澤言山則太行王屋
碣石太華岍岐岷衡皆名山大川爲九州疏導所依係茲言導
南條江漢之水爲潛江水之經始不應舍其大者言其細者竊
以大禹之時距洪荒未遠豫章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淺
原者卽蔡傳所云岷山之脈其南一支度桂嶺北徑袁筠之地
連延過九江諸山之總名耳謂廬阜一帶并博易諸山皆敷淺
原則可謂敷淺原之非廬山則不可蔡傳以廬阜在大江彭蠡
之交最高且大所當紀志是明以廬阜爲敷淺原祇因無可考
據傳疑未傳信也按南康舊志山南紫霄峰有敷淺源三大字

承詳何時劍石王忠文禱六老堂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
李夢陽瀑布賦迴敷原之上疆其說罔非無據者至鄭端簡曉
古言遂確然以敷淺原爲廬阜而雲間夏允彙合註又引大禹
治水刻石爲證而深辯漢唐註疏之非余於是編之志輿地因
詳載經文傳註并諸家之說以爲廬阜最古之名出於禹貢者
如此

石門澗記

周景式

石門山在夷王谷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澗水名石
門澗吐源渡遠爲衆泉之宗每夏徂秋潦轉石發樹聲動數十
里又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聳其狀若門
因有石門之目焉水道雙石之中縣流飛澗近三百許步望之
連天若曳飛練於霄漢中矣山疏云石門澗在文殊寺南有
潭曰烏龍潭石門者中有三石相望並峙如門也澗水源於長
衝漾於擲筆之前與九奇之水會而注於白龍潭西至於石門
出峽與土霄之水會而北流播於陶家埠匯於鶴閣塞入於龍
關河文殊寺旣在深谷中又迫近石門四山壁立巉巖如積鐵
水聲淙然遇雨漲溢喧豗終日不聞人語聲由麓諸寺此最稱
奇邃焉

奇邃焉

遊崑崙山記

周在

崑崙山石山也其勢無層峰疊翠遙望如長城逼漠然山戴土厥土惟烏極膏腴物產甚豐余由縣治西北一百二十里至長慶橋橋廢今易以巨木蓋不知何代物也由長慶橋東南行茅廛屈曲上下山源約三里許至山麓山麓有泉名桃大泉泉西南與布金泉溝通泉底有龍此逐之則布金泉水溢由布金泉逐之則此泉水溢人以是卜其泉爲相通龍有往來之驗嘉靖甲辰大旱鄉民祈雨以物於此逐之已而風雨驟作雷震山崩田壓者二十餘畝由泉上石廛十餘折約三里許至山巔巔上

四顧可與相並者惟東佳櫻桃羊腸馬脊數山而已下視羣山殆田塍江濤也由西南行半里許至元陽觀觀前有石碑苔蘚難辨蓋景泰間縣大夫閻鄭照立也觀中舊有鐘鼓樓今廢宮殿後有牡丹花根株連抱問植者誰曰王仙所遺也正德間有道士於礬石中得琴劍琴能自鳴己爲人謀獻道濠矣觀後有盤石可坐百人舊有後漢葉縣令王喬禮斗臺今廢臺後石中有小窟各月窟大可二尺深約七八尺其水常不竭清瑩可燭尺毫髮由月窟後亂石中攀駐或行或躍至懸崖處石危將墮壁立千仞道士云此處歲跌傷人獸余因下視股慄遂由故道

東行一里許有巨石名流涕石雖烈日暴燥石不減潤世傳昔
司馬仙人負母骨求葬不得遂號泣於此故名由東北行半里
有石峰名麒麟峰峰圓峻拔此崑崙山盡處也峰下有小山
土石盡赤宋夏英公招魂塚在焉復南行一里許有池名東湖
約二十餘畝有紅白二種蓮鷺鷺池跡水草間有孤鶴長鳴東
西有竹村二三家其治生以火種刀耕籬舍四時每爲白雲所
封由東湖一里許至觀門竝立南望有遠山尖聳高出雲端者
武寧桃花峰也復西行半里至桃大墩墩高平盡石鄉民歲早
輒祈雨於此由墩上西望飛鳥觀約有六七里本王喬故事也
再攀援石磴西行三里許至西湖湖廣四五十畝山高風急石
浪相衝熟視令人有悽然處困意徘徊久之而還

刻陶淵明集序

李夢陽

予既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其裔老人
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會九江陶
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焉
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子曰刻其集必去其
注與評焉夫青黃者水災也太羹之味豈羣口所選哉夫陶子
知其人者鮮矣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

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
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冢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淵明集
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啟竊據而葬者
耶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注與評爲八卷云凡
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
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憤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
惜哉

贈李九江序

李夢陽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而歸乃晉

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滑者遠遠無敢萌也曰官無
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干也豪強仆於其嚴長者恃
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謾言至君往面爭
然理勝爭卒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決不
可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愬者不上之也他非令不止於民民亦
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
此槓氏之效也槓則不擾則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
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泣涕咎君曰夫白走省人事迄今頒白
蓋目覩于易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摧則公銷公銷則

明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則良者搖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有能爭非其令者乎卽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各失其業民既失其業不治走日觀守未有不稱治吏遷也君胡不少耐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闔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閭忌秉公則私惡抱廉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舜在上巢艾洗耳張孳三疏之論談者尙焉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靡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深藏閭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媒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變小則奉首鼠竄大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土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湖口縣新城記

鄒守益

嘉靖己未冬十一月湖口縣城成劉邑博九成率余生夢龍方生以文趨山房以紀績而絕來者其言曰縣古彭澤舊趾猶存三里許南唐徙於鄒陽始別曰湖口前臨長江後擁高山嘉靖

聞謝兵憲廸徐令欽謀城之而未果林令高剛設五門西南真
賓南振武西觀瀾北通濟東北迎春咸列以柵而未備嘉靖丁
巳沈尹詔目擊調兵之擾請所以保障者是時也中丞何公遷
士其議兵憲方公議資其決沈尹陟獻降原經畫所宜自下鐘
山歷虹橋沿江壘石護以外岸後山隨形而築計長千丈高二
丈厚一丈五尺增二門曰仰宸曰利涉以便迎送汲取各建樓
設鋪擊柝更守踰年告完而以其餘力樹緯楔於縣曰承流曰
宣化樹緯楔於學曰雲路曰興賢曰育才修小學復射圃燦然
改觀矣予維城郭溝池設險守固聖人所以隨時盡制因方設
教其範圍曲成巨細靡遺無所不用其極故古之訓曰國保於
城城保於德德也者運于精神心術之微而暢於刑政規制之
表故刑罰必有稅斂必時深耕易耨必勤孝弟忠信必謹以申
是以其民尊君親上而無忒志堅甲利兵制挺可撻鑿池築城
效死以守古所謂域民固國威天下之道凡百君子靖其爾位
聿修厥德無俾城壞江湖雖遠固與廟堂同憂喜也爰因師儒
用告所聞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錦澗橋記

柳邦傑

廬山東南之勝在五老西北之勝在天池五老峰下有白鹿書

院平衍可通車馬惟天池寺結於絕山之巔猿徑鳥道梯壁嶙峋是澗也實當山麓兩崖之間微雨稍積瀑出衝縱行者未至已聞輕雷急鼓之聲矣初有橋成化間毒蛟乘雨而出橋因崩壞正德己卯江西寧賊亂王先生發兵擒獲獻俘南都返旆之日登游茲所命住持僧圓喜重修焉喜因集募錢鳩工甃石結岍駕梁視舊度爲宏且綴是橋也兩岍皆崑山礪柯嵐壁丹壑蒼樹烟蘿四時野花供眺猿嘯盈耳遊覽者如在錦屏中李白詩云屏風九疊雲錦張此卽古人以錦名澗之意橋工始於己卯越二歲辛巳秋告成其助工輸金帛者刻諸碑陰

海天堤樓記

命合曰山水之間皆景也

柳邦傑

江州郡間於吳楚山水之秀並列東南但民居多環潯水之陽其於匡廬則負而弗鄉此合仁與智者之所缺也正德辛巳戶部員外郎晉陵鄒公輓承命來領鈔闕事權舟之暇嘗憩止於小港海天庵見隄柳叢烟汀花散綺廬阜崎其前長江枕其後山光水色照映吞吐嚕然嘆曰佳哉此九江之全勝也乃謀於府侯王公念因捐罰贖羨餘構小樓於其上樓高以丈許楹以三覆以瓦甃以石質任自然無青黃丹碧之飾匾曰山水之間而屬予記予嘗考柳柳州有言曰志煩則慮亂君子必有游息

之所使之心寧而神怡公之蒞於茲也晨昏權算輟輟紛紜日
不暇給其於養靜以凝道者亦艱矣哉故於公務之暇或飲或
息輒登此樓開軒啓闥五峰巖巖雙劍削空岫雲飄颻嵐氣曠
曠平沙淺水躍金沈壁佳木野芳移陰遞香鷗飛魚躍荻青蘆
黃以至潦盡潭寒原曠凸起樵歌牧唱響徹平野四時變態不
可具狀回視坐關席與商民計筭良猶脫飛鳥之樊籠駕空凌
雲超出塵表浩浩乎不知宇宙之爲大謂非山水之助吾固未
之信矣得道趣者胸中不以煩劇而塞不以山水而清然有云
寧爲此勿爲彼故命名曰山水之間者豈非有厭於彼而取於
此耶因援筆而歌之以足其意歌曰楊柳綠兮湖水冷五峰峙
兮芙蓉青俯仰一笑兮鯤化北溟富貴何事兮勞其形

甲李忠文公詞

并序

周叙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闢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然爲
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絕死之妻子偏裨皆不屈相從
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豫料時危修城訓兵爲備禦
計賊不能逾匡廬彭蠡以窺江右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
支先余公城破死之嗚呼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于朔
方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

而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于南方李之江州余之安慶
 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于此足以見其
 君臣政治得失紀綱振廢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而
 已蓋唐雖明皇晚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
 臣爲之輔紀綱賞罰尤秩然可仰元順帝在位荒淫日久百
 度廢弛當時羣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敗壞
 不可救藥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不能補其亡也此
 其所由異與嗚呼悲夫余嘗過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
 每嘆未嘗一至茲奉命往使衡湘獲經二郡徘徊于大江層

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可想乃爲詞一章以弔之嗟夫使元
 紀綱稍振則公之死豈徒然哉詞曰

凝遙瞻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修
 政不修兮佚遊偉郡侯兮良籌調兵兮繕甲擁猛士兮戮豺羣
 兇張兮援絕天不祥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稟勁氣兮橫秋時
 匡廬兮巖我渺九江兮悠悠君兮名兮同永增余心兮煩憂

濂溪墓祠墓記

董潮

宋濂溪周茂叔先生墓在郡城南清泉鄉栗林嶺之下迄今五
 百餘年所謂濂溪書院則在其北相違五六里許春秋釋菜之

事多行于書院而墓則罕謁焉潮汝郡展禮于書院因至墓所
林木覆蔽榛棘叢生命役剪薙以入而墓塚纍然始見按墓表
宋熙寧辛亥先生聞母仙居縣太君鄭氏墓爲水所嚙乞知南
康改葬廬阜清泉社三起山次年壬子上南康印綬就廬阜書
堂又次年癸丑先生不祿就葬仙居縣太君墓至配陸氏縉雲
縣君繼配蒲氏德清縣君墓皆在是嗚呼先生之碧旣化于斯
神豈遠乎于是庀材命工創祠堂一所于墓前堂凡三間尸先
生像于中匾曰宋元公濂溪先生祠中又別建愛蓮室三間室
前鑿二池植蓮于內本其所愛也前祠門一所匾曰濂溪先生

墓外又置民田地山塘四十七畝一分零給付本都道紀司都
紀蔡元微掌領之收其所入以爲祀事之需數年春秋祭祀皆
行于中祭畢壇土于墓而歸潮惟先生本道州人而簿分寧知
南昌又知南康軍皆此一方之地而又沒于此焉則此地亦爲
先生之闕里也先生發伊洛之源上繼洙泗千載不傳之絕學
而太極之圖易通之書直與六經相表裏其功之大自孔子以
來未有也先生已從事孔子廟庭矣茲墳墓所在之地學先
生學而祿于斯者可忘其功而不爲立祭田思所以報其本乎
志有朱子祠堂記畫像記載先生事實甚詳末學敢贅言以蹈

潘氏銘墓之謾聊取建堂置田年月記于石上使後有所考云

重建九江衛并新創標營記

官之有署舍也甚于室廬世豈有無室廬以處之人哉國制闢先于藩衛壯于郡衛壯于郡者軍容也江州陳氏據之高皇帝之所勅也始末經畧爲重屯多而壯前人之廢久矣夫事窮于不爲而財匱于不用置扈之當輾輪之圓通幅之長綬裁之羨皆足以善營而不匱余初至江州見衛署問何以若斷葺曰無以舉也見雜堞問何以若缺甃曰無以舉也見兵問何以不備曰無以舉也問何以舉皆匿笑既數月余學濫與縮權之命之

曰以某濫舉某以某濫舉某猶縮朒不前余毅然持之曰此皆不煩于官與私者也不用命者如法潯兵百有五十皆雇而役于官若五伯比日一更以及呼者爲籍余辨癩驗黑子左右手羅紋籍其人減湖口彭澤役夫之遺遺者增兵二百五十曰是可以餉改操船長年糜食者七十有奇爲水兵曰是可以餉剔隱匿之浮共二千二百有奇供歲需請湖稅之羨以經始衛之北東西三方多隙地建營百有二十間因重建衛衛指揮使以下各捐俸三月四十六年罷運減存卒人取二十緡有餘以繕城城西門尤孔道窪如洞暗如穴行者如偃僕至是始軒之百

日而營建又百日而衛建五旬而城繕此皆不取于官與私者
也世人之言曰無財不可以爲用萎窳敝漏以自處于無所用
之亦何知財之果匱與可以不匱乎記衛并記營與城者事繩
纆而用相藉也且以告嗣志者毋以誦爲解

甘泉橋記

陸夢龍

澗之水異諸水沙石奔莽並經流行梁其上必闕其下圯則復
闕夫有汾澮以流其惡晉之所以卜興土也匡廬山旣宏峻多
澗水或橋或圯春泛朝涉勿論畏老人而愁塗篋之婦沮洳底
湫灌穢之弗宣比于人身榮壅而脉滯瘡言之則環山而梁者

以上數位置臚列若人之有口鼻耳目七竅若鳥之六翮鯉魚
之三十六鱗缺一無以爲體與觀也余旣舉橋者二而僧某獨
募建是橋結草庵其傍迎來送往奔走乞施無風雨朝暮余每
過之見其營營焉如有失而求之不獲也余始以爲余以官司
之力經營鳩集時患不繼衲子子子一身村鳩窮瘡之鄉安所
集事而僧辛苦刻勵銖銖而纍之更歲餘竟成其費省于官十
之七因以知事有始之而弗竟者弗問弗仕者也有費之而不
足者弗躬弗親者也嗚呼其亦弗躬弗親而已矣橋初名通遠
更今名則從其鄉也

重建德化縣治記

朱麟

德化城鄉計不十里計不百戶計不萬而所出之賦亦不越其數誠下邑也然居江右要衝之地上下往來者絡繹不絕館穀之需御送之勞較之大邑則反倍焉爲其邑之事者不有賢府侯振于上則其政之難爲雖滕薛大夫不是過也麟奉上命來知此邑常愧其才之弗勝而幸其時之有遇也九江主府政者慈谿童侯先麟至此五年百姓服其化久矣邑中之政劇者省之勞者節之綜理咸良使吾屬得以從容于撫字之間一日以縣之治事廳堂敝壞殊弗稱觀瞻親至邑相視調度發府餘財

若干命麟創新改作規模視舊高廣加倍渾堅亦勝之煥然亦子男國之治也首事于宏治五年之秋明年仲夏告成麟謂魯人作長府閔子謂何必改作聖人取其言之有中至于修泮宮復闕宮奚斯作頌聖人皆以爲是而錄之于經何也蓋興作有宜不宜也長府貨財之所故宜仍舊闕宮泮宮禮樂之區未可敝之而弗新焉泮宮闕宮旣不以爲嫌况出政治以行禮樂之所乎邑治增建則國朝洪武改元知縣張泰康四年知縣陶遂正統天順知縣馬聰陳敏也百餘年來數尹漸成之室而童侯在我邑一旦新其敝陋以爲民瞻居是室以聽政者可不知所

白乎

遊鳴山記

趙善鳴

爾時金氣澄秋寒烟淡野送鵬郊原景色清越予以漑鬱填懷
病殘餘蛻白雲自遠丹霄猶隔蕪萍浮而有歎怪匏繫以何爲
輒欲跨重巒躋絕巖結佳侶蕩煩胸顧未有因也周文體亨孝
廉曠期濶襟修業鳴山之巔間者談勝訂遊聽之思飛已而君
衡仲恒兩計君綽有爽致欣然借往鳴山者彭境之高山也山
盤衆峰腹裏來遊之賓休騎乘于谷中梯杖屨手懸逕擬步斯
叢薄牽裳小憩則陰岸眩眎孟參軍之帽欲墮長風謝康樂之

履專折前齒徙倚登緣迴眸北望江長似練湖平若鏡幽探之
况已豁如矣至則草木翳翳竹葉陰暎四俯羣山盡如螺髻夕
照將暝晚梵初發予獲先臨體亭兩計繼到復有何生徵叔荆
美汪生瞻北世卿計生元允張生孟晦袁生苦高文談娛耳應
對溢發孤絕無人之頂頓集衿裾初心乃者羨馭入雲霧旌出幕
遙寂鐘曉漸疎課遊品勝實締初心乃者羨馭入雲霧旌出幕
絲雨霏微爲日者三旣梗來跡亦逗還轅然而沉澹之氣堪餐
瓊瑤之色逼座仰睇而天路低垂周眺而白光一片旣而煙護檀藥
蓋饒王猷之興風高鼓吹助發孫登之響兼以苦茗僧供全澆

磊塊貝葉經繙靜譯空王雖訪龍淵之紆潛討石壁之琦瓌歷
玉洞之奧爰搜仙嶽之秘密以彼人蹤方斯天遊不與異矣夫
青陽朱夏花卉紛披誰憐竹涼柏暗之清麗都佳里冠劍新妍
誰戀寶刹香雲之壽升高見遠霽旭昭融誰耽雨夕風晨之間
名珍異果海陸錯奇誰甘雲芽露蕊之鮮無亦去淡即濃塵人
之陋抱却喧選寂達士之逸情同氣相求從吾所好云爾雖然
在離雙幻遺滯悉非設合陰晴改候物色密移縱入豈以無濡
豈舍甘而弗恬何境不可棲託又焉得而執着乎

初築德安縣城記

陳善道

己未之春余始領命官德安未蒞江州先抵家吏役迓者告余
謂城工用肇受上督勅直候俟下車耳時間之中陽夫城大工
築大役斂財病民叢怨蒙議皆所不免况以衝疲地構此乎既
之任諸當道憤賊勢方熾憫民罹毒決意城洪都之未城者而
德安遂興役於仲春是城也總則五千有奇圍圓六百餘丈木
末高二尋是役也計用石者半磚者半採石於山而比他山之
石可以財致者不類道遙而民疲於肩摩水澗而舟困於河運
督工於里而里不可專責管築於匠而匠又難專用緣是不敢
自愛其力亦不敢竭民之力不敢盡人之財亦不敢破國之財

承上所命欽厥所司拔五老監五門若五官治之拔十八長監十八里以十八老董之斲石於城而官爲考其澗狹精粗也聚薪于公而官爲權其輕重虛實也論之以溫言而抗違者則鞭勞之以酒食隆之以禮貌而情竅鹵莽者則鞭聚工以金散工以金方總給之拘役於工催役於工兵夫束之給工料價於公堂與衆共之與衆分之營工料價於私室百人執之百人利之夫然後民不告勞匠皆効力而築砌始有次序堵堞畧有成效但修築旣久歲月復易民困於貧而子來者或後力疲於之而往役者不前遂至玩而難集幾於垂成而未果復不得已權時

之宜曉諭額差協奏迭用隨番逐里搬運挑填加磚之未磚者補石之未石者高土之未高者平心之未平者而里人伊何葢日一至月一至矣役夫伊何蓋朝或三暮或四矣官自爲夫官自爲力日出而日入而入諸凡小大纖悉罔敢自暇自逸用力矯強以副所委令尙未保有終也已幸賴同事諸君子共率成之協心同力無忝厥司焉奈世之莫知者誠可笑嘆窺者無端擬者多意孰是營私我行所知孰是有欲知足不辱孰舉自手輿論何有孰出自口生垢可醜財不爲費民不爲厲靖我何嘗衛我何異精白乃心窺擬勿窒城是德安深自惕懼昔嘉靖

癸亥秋仲月之朔望雲里居觀山陳善道敬次其畧于洗心亭
精舍

修九江城記

余文獻

大江之西表襄湖江饒廣東引吳越袁吉西距湖湘惟九江結
鞬其口左顧則扼湖以東制之右顧則扼江以西制之形勢爲
江西重我高皇帝爲百姓請命時用謀臣計曰江州屬上游乃
先取僞漢郡縣之洪武中始出京卒置衛亦以輔翼京師不獨
爲江西樹扞蔽也暨武廟朝專設憲臣駐其地意在先事經畧
八重斯形勢無不重云嘉靖癸丑歲仁和抑亭陳公來鎮茲土

乃首周覽險要深念曰此要害不繫一隅者卽具議謀者當道
大畧謂倭螫浙東時微眇耳率易之不深備後毒螫海濱諸郡
殆遍頃殘孽奔徽寧突出蕪湖口深入之端見矣賊窺長江則
與我共險窺湖口則全省動搖九江安得高枕哉宜增修城守
以固民志時南直隸操江都御史史公江西巡撫都御史蔡公
巡按御史高公皆是公議公乃檄前守張君情指揮于孟陽熟
復計所費推官范永宇身督章程城周十二里舊五門無月城
單露不可待敵乃令各築之九江衛築文明門德安縣築磐石
門德化縣築溢浦門湖口縣築望京門彭澤縣築福星門始回

互有重險城西南崇二丈五尺長六百三丈有堞巖然不可蟻
附上工旣乃濬各壕城東址因山下有老鵝塘濬之北阻大江
江嘴庾樓磯侵城址乃伐石以實其嘴西南帶以甘棠湖湖水
直洩易涸城旣失險矣而風氣虧疎民稀鮮積貯公令守戰船
卒築老馬渡隄障之隄堅水滿成巨浸可省千人守居民多負
江城中莽曠且苦江汲公令曰民比相鑿井飲侂有願徙莽曠
者官爲頓舍之民稍稱城守矣公先事經畧皆此類工始于乙
卯歲八月兩閱歲而工就稽其費一千七白金有奇軍民役者
以二七役工甫興時公以內艱去浙新城方公繼成之是後城

高池深形勢威蕩風氣完固四民和輯民思公慮始之勞不釋
已未歲公復泄江鄱江父老遮道迎公告曰今我民賴公幸而
有城矣願公終始生我公曰城必得精銳保障之謂城公私積
貯之謂城四隣必救之謂城吾爲君屬終圖之父老頓首曰幸
甚是年倭掠閩而城多陷民益德公云今守朱君曰藩同知汪
佐通判邵元推官楊徵屬獻代父老言勒石以示來者獻曰愚
睹于近事有扼腕者焉九江安慶比肩郡也往寧賊首難時安
慶則堅守挫敵九江顧以全郡生靈付之賊手豈形勢異哉典
封疆者先事與弗先事爾形勢得人重明甚暨賊平以封疆之

義繩九江與安慶以能守此論已見着假令九江不卽破賊恐扼其喉吭決不敢出南昌敢踰九江而東乎此要害何等者當時賊踰九江鴟張肆矣南都雖有泰山之安如適一矢于城下亦爲策勝者羞乃一旦狼顧而竄不敢越安慶尺寸地豈非恐堅城制其後面竒邪之計遂沮乎是守也效高皇帝重上游意當在戰功右顧人未見爾未見者功反大何也不暴甲而解散之也故善經時者惟先事豫謀使內憂不出外憂不入耳豈論暴甲與不暴甲哉語曰虎豹託幽狐兔辟易言勝于無形也公未見之功類此皆宜記

廬山紀事序

余文獻

廬山紀事十二卷今廣陵南皋桑君讀書廬山中著也憲使四橋陶公少參淮海孫公衆憲壁山廬公屬郡守射陂朱君刻之郡或邵君楊君左右之且以讀獻獻切有感于今詳之故論其大者以著君之志焉始南皋君之寓九江也當是時土喁喁講備俊矣君旣屏居濂溪白鹿間又時爲山中論嘗謂山者宣也廬固東南之障也實以含澤孕畜爲宣者焉皆謂君好修而志在巖谷者予亦謂君志在巖谷者嗟予時豈不知君哉會予奔走去山中志方壯謂土必獲用其志乃見耳乃予謝病而南

也復從君游徧觀君所著山疏紀我明聖祖討友諒事甚具予
曰君志見矣其意不在泉石也乃佚而思初維始也卽巖谷不
可見耶子畧道往時苦兵之故見君思初之本旨焉夫往牒所
稱廬山之勝者以魏晉之際難首西北禍烈不甚相及至元之
李世江南助勦極矣環廬土著之民鮮有自完者何也時難起
江淮漢沔間其受禍近道所輻輳其蹂踐勤山介江湖腹背受
敵無險斷德安塞吳障肩臂不相救無應山礮輟早寒藝不償
種無食民蹈此五難而無一利安所自完乎我聖祖額于天爲
萬民贖命彭蠡之師固建萬世之安然我民先脫湯火山川並
受其福誰之賜哉實艱難血戰易之也故是紀也刪拾往籍頗
採近事要之大旨則以聖烈爲本言難所出也古大雅者流陳
序先德勞苦使民戴主德無窮則君之低徊而繫思豈過哉聞
長老言友諒旣平聖祖因形束勢制爲畫壤屯之以故民懇田
不及他郡十之一二宏治前民間文采若不足田里實滋殖土
循陶周程朱之遺教實相砥行後難言之矣灝山南民樸還給
山北稍藻績民實不給何也予山中人也不敢忘先世之遺俗哉
乃今則謂何故予有感於君之思而重爲凜凜也君謂詢其遺
柵箭室山中故老莫能對蓋自周顛告太平以來二百年矣民

方競靡日長寧能念湯火時乎噫民生難得鄙樸不在文采承平所患在隱屏不在目睫往南昌民變時具見之矣嗟乎古大夫告老坐閭門誦舊止爲民聽意嘗在本始也則予之凜凜又豈過哉以是知君往雖不講備倭其繫心舊有甚者四方巖谷何可定論士哉或語予周顛告太平事曰顛非巖谷人何繫心太平之甚耶意亦巖谷有所効者不然難出山之靈闕默以啓之果爾則茲山固効太平之符不獨舍澤孕畜爲東南障矣與君前說少異故綴之

陶靖節徵土序

湯文清

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之舉時又無漢祖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發咏所謂樹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深悲其志矣平生危行言孫至蓮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自于後世尤可使人增歛而累歎也

陳先生祠堂記

彭韶

天子人有大造焉人之心有大公焉士君子之用世獨無大有爲之志乎蓋嘗觀之異斯人之才必形斯人之用或儉斯人之

用而不能秘斯人之名天道人心于是乎見矣然形其用而有未究所以玉成於我也專儉其用而名不泯則人心之大公也苟心不公則萬古無聖賢其復有知之者而思所以祀之哉必祀之以垂厥世吾知人之果有定論而天之不負斯人也昔人謂名者造物所忌此似是而非非善言天人者也天之于人爲善獲報自然之理豈于名而忌之哉人惟以俊爽爲高虛譽自重於是人心厭之始有不用用有不美若天忌之使然以實才實德隨地効用則人心服于時名譽垂于後雖謂之天與可也何忌之有此予于湖口重修教諭陳先生祠益驗之矣先生蒲

田世家宋僕射靖之後國初陝西叅政觀之仲子屢更教職學業正心術明行義高潔文章古雅方教諭是學時薦不果用僅徵入館閣與修永樂大典使之名益高而道益尊蓋天所厚者先生之學所與者師儒之職謂非形其用而大造於我不可也然先生之蘊有非不用所能盡其在湖邑漢學宮卑陋獨斯文不振于是指俸貲財勞身率士一起其廢而新之樂教不倦身化言傳使大才卒與天地齒此其興學成俗之功有可嘉者江廣戎卒數萬託以勤王散歸所至剽掠先生部督邑人障禦且諭告之得不爲害遇民有利病輒于方面或監察輟帳爲言故

多有踵門請問而後行此其保民恤物之功有可尚者謂非大才任而長于有爲不可也先生常典閩廣文衡所取皆公論而親炙弟子若殿元林環輩尤多名士故一時儒雅俱推重焉况具清修之操老而彌厲楊文貞公稱其士行可質于鬼神金文靖公謂其全名終始而無忝是以人心咸服閩閩士庶當時懷之後世仰之洪熙間先生去湖歸老而湖口人相與塑像立祠于學歲時祀奉其後訓導云台林純氏復振先生教規諸生愛之成化四年祠壞邑人修之并塑林之像以配蓋以表沒世之思而答師造之恩也豈非人心大公之明驗乎不然何其像設于老去之餘而復重修于三紀之後哉應感之微誠非偶然者其有係于綱常名教大矣先生之子淮聞祠既修數以書請子記未及爲邇自蜀入廣過九江慨先生遺風邈不可致乃謹述而記之先生諱賢字廷傑其秘閣纂修與其他宦蹟非湖祠所係不及贅

八景記

劉頊

予自宏治庚戌寓瑞崖越二年壬子春客有問瑞昌八景者予曰彭蠡溢城之遠抱巨廬柴桑之近臨翠嶂碧流綿衍數百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霧之出沒水竹芳蘭映帶東西沙鷗

風艇往來過續此瑞昌之觀也奚云八哉然亦有之哉峩聳峙
鬱鬱清奇山橫圖畫水漾玻璃招次山之樂隱致子瞻之遊嬉
此蒼城之墩也曠曠靈物變化莫測潛于石罅飛泉不竭雲霧
四起潰乃暴客勅廟顯濟侯以孚澤此白龍之泉也刻畫靈物
蟠于其楹若騰若躍作雨作雲一朝不覩戲水楊林瞻彼頭角
猶帶藻萍此昇龍之觀也鉛汞煑煉白日交易無日影之隨行
有清香之撲鼻望之昇天追不可及乃架飛虹以踵芳跡此望
仙之橋也兩峰並峩形猶了髻花綻懸脂林鋪翡翠此了頭之
山也拔地孤峰秀壓通縣宋有子瞻謫爲團練澠墨題詩琅玕

點現此亭子之嶺也漢有子喬修煉洞中錦霞現彩丹光射紅
鹿遊虎嘯鶴返雲籠遺花香之馥馥環樹色之葱蔥此下齋之
洞也巖客乞化不受婦錢踐而飛去人知其仙掘錢取玉治疾
以痊井成勿馨呂字凝泉此吕公之井也凡此八者皆瑞昌之
勝形彬可考也雖然善觀者又不必八遂足以盡其勝

復柳洲記

丁湛

彭澤去郡城百里而遙環山爲治獨缺其西北而江走其下正
統間江稍稍北徙故道淤爲洲柳生其上以數萬計隱隱濃鬱
適當缺處而內與山接殆若造物者有意爲此以補其缺自是

邑之民物康阜而人才亦漸異昔說者以爲風氣完固使然其
後長吏無良縱民竊伐其地遂成荒墟而屬之民無復舊觀邑
之大夫士欲復此久矣而力未能也徐侍御至有白之者適與
憲副方君謀之遂下令復其地歸諸官課民植柳民喜爭先從
事各以柳至不越月計凡三萬有奇適春雨彌旬柳盡活無損
望之蔚然若宿植者大夫士樂其事之有成也相與謀建亭樹
石將以垂諸永久俾勿壞且嚴爲之約而申告之今而後吾民
于是洲也無放牧無侵耕無以斧斤人有不如約者衆問之官
而置之法無縱如此則是洲之永存不廢或可幾也衆皆曰然
遂書其事刻之石侍御名紳字思行直隸建德人憲副名濂字
以清浙江新城人俱辛丑進士

柴桑記

何璧

柴桑山在九江郡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記柴桑近栗里陶潛此
中人潛人品甚高歸去來一篇足道本色憶當時率然而出率
然而歸使人想見是公解裝登舟尋三徑而樂吾廬者至今雖
不可跡問然墟煙村柳何地無之正惜少如潛者耳

重築西城堤併建閣記

高寅亮

郡城自廬山來復返而向廬前迎九龍諸派滙爲南湖是南湖

者郡城之所吞吐而仰受灌輸者也湖之水西行合龍開河復北折會于大江前兵憲陶公及王郡守以西隅缺陷築堤障之郡人稱曰新壩壩上成街巷矮屋短垣無慮數十百一日壩上民涕泗交橫具狀言某等卜居有年而比歲滄涼爲災春夏澎湃橫射岸刺毀如崩厥角散而之四方者纍纍且堤中無間以通蓄波至秋淨水落湖以內又爲平陸與長江隔若九疑曾不能走一葉輕舟而米鹽之入郡城者悉纍纍負擔行矣邵城士民亦羣以爲言不佞乃召諸有司圖度經營遂于萬曆壬子十一月某日募匠鳩工自南岸直抵北之市廛處計一百八十餘

丈咸甃石爲堤前時石以單築故不能堅久而今內外倍之又加之使高星結碁置雖縣河不能損毫末也題曰西成堤堤口爲湖之尾閘築弔橋聽舳艦銜尾出入無所阻而西成閘者復請于兩壘卽于此排石爲之屹然金斗呂梁之勝焉水將落而關水滿湖危瀾不生望之疑明灘疑水鏡蓋不獨資舟楫之利郡城受其灌輸而巨浸當前又儼然增一金湯矣堤之外爲龍開河舊有浮橋列魚苗巷口稍遠今移水府廟前絕河而渡以便行者卽名龍開渡而一切工役皆以稅犯鑲金爲之不用民力一日工旣訖不佞爲紀其歲月昔紫陽先生守南康實築有

彭蠡門闢至今享其利不佞豈敢窺紫陽外藩但以民事如家事理民事便如理家事不佞敬佩服之無敢失尺寸且恐輿梁徒枉不成雖乘輿濟人猶蒙子產之訥也

重啓東作門併決塘開壩等記

葛寅亮

循南薰門而東且北爲舊東門今閉所從來至遠而相距百丈許有迎春門政當羣岫也靈爲江城入脉處且止通近東村落樵採一路與老鶴塘隔若天塹老鶴塘者枕城據回龍上流長江政在睫而有土壩壅閉水道不能容魚舳出人凡帆檣來自白下三吳需次出關者南岸無可泊雖暮夜必北過小池口夏

漲常迫風姨不可渡秋高水落則江北又如螺髻沙象坦然平陸乃艤船白浪顛濤中相顧失色謂此地爲破冢洲矣一日閩郡士民敬白前狀請開老鶴塘口并開舊東門蓋舊東門去老鶴塘尺五開塘不併開門行舟泊塘下者無緣入郭內買遷有無或開門不開塘則郭內僅通南北短輦輕輜而長江挂帆如鯨如織者故無列肆交市理唯是以萬歷癸丑二月某日先決老鶴塘口子六月十二日開舊東門併開迎春門時值淫潦江北一望數百里汪洋若大海春禾秋稼不得顆粒登場諸負妻孥子牽罷牛羸犬逃而之他方者無慮千萬指不佞爲之愴然

因憶皇祐吳中大饑范文正領浙西諭諸守大興土木以贍饑者余乃檄委官盡募爲東門諸役逃水民爭扶舂插趨如歸市未浹旬而門啓題爲東作門新築月城立兵馬司潯陽驛故在城西茲改于老鶴塘口卽北郭外也俯臨大江以便南北之徑渡者而驛傍舊有白樂天琵琶亭今與俱遷讀江頭夜送客之句疑此地近之門內亦開三街一自門直入至道左折而南通大街爲東聚街一自門右折而北達北門爲北聚街一自大街亘後集巷北至社稷壇爲中集街而後集巷者則由北聚街支分直達都府皆在城東北隅草萊中而芟夷之其整街買地募

民建居悉如南薰門例亦不數月而誅茆結屋者林立蟻聚業以千計雖然猶有憾決老鶴塘口僅夏秋間舟達東門耳冬月水涸卽不得入能濬之使深則經年皆可艤舟旣避風濤之患且通貿易之利城東列肆當不減城西而以塘高難濬源短易淤議未一也余溯其地塘底濬深一丈七尺卽冬月可與江平而去歲所決塘口今淤止二三寸數年稍一加濬自不爲患其工役約近二千金卽可爲商民千百世利業已區畫其費而天下事有難如願者予志懷初服恐貽不了之緣致釀築舍之議遂不克舉受之以未濟終焉已

建陶白祠記

葛寅亮

陶白兩公品超千古而皆寄跡匡山不佞謬爲匡山長甫入郡
遍求兩公遺緒靖節祠實遠在楚城柴桑山下所謂三書院五
柳館歸去來館醉石濯纓池又僻在南康栗里尙未之見也白
公祠舊在郡西湓浦門內徐鉉記之久已化爲烏有郡西所建
忠節祠又以李合陶而陶與白郡城實未有專祠不佞慨然撫
掌曰以李合陶何如以白合陶陶白分祠又何如陶白合祀時
有質余者曰陶公爲彭澤令八十日耳白公雖貶江州司馬結
草堂香爐峰下然猶再遷刺史一召祕書一除賓客一拜侍郎

會昌初始以尙書致仕出處微有不同也夫陶公之詩篇篇有
酒然意不在酒特以酒爲寄而白公居東都亦輒拉乃弟疏沼
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此其得趣
豈真在酒哉故陶以無絃寓素心而白亦託琵琶以見志聞其
居常與嵩山僧爲空門友平泉客爲山水友而又與楊震卿爲
姻而不累震卿與微之牛僧孺相善而不黨微之僧儒爲裴晉
公所推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深嫉此
其恬淡高遠香山居士與五柳先生固無兩也客乃撫然曰陶
曰何謂如是乎兩公生同時陶吹塤白且吹箎而和今以陶白

竝舉真擬得其倫矣其亟謀所以合之頃因新闢南薰門循城而轉稍右幾步武乃得一區負城城如半壁前瞰山川隔嶺圭壁蓮花諸竒岫冉冉餘霞散綺又平視南湖四時波光蕩漾與市廛絕遠庶幾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亦彷彿流水周舍下飛泉落檐間者遂庀材構屋二重屋不甚高廣陶環堵蕭然白亦木斲而已不加丹欲其稱也堦前田若干畝擬彭澤公田或可稱三之一以守僧藝之充香燈暨贖資焉田外池方畝池岸緣以修隄巋然高柳人從柳中出入固不獲如草堂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然宛然宅邊五柳蜂謂白公山草草徑造淵明

故居可耳世稱元白稱劉白余請更稱曰陶白二公亦爲首肯未可知也

改修甘棠湖隄碑記

萬衣

九江郡治從匡廬五老峰南下北行稍轉而西奔吞大江而南拖雙劍峰之秀又從湓浦西南迢遞蜿蜒盡于柳林迎匡山諸水匯而爲湖舊名甘棠然亦莫知所本指實當郡治之南堪輿家所謂明堂也夫明堂宜澄靜停蓄而不宜川拽瞻冗也乃湖心有古道焉其直如矢穿文明門趨郡治又柳林舊有堤今堤水無所滯而民亦鮮利故歲稍旱郡中輒回祿往往延亘巨民患

苦之父老亦時時傳堪輿言九江當雙劍峰焰甚湖洞而明堂
道穿郡不利云然百姓愚習故而不知變也前郡侯班田鐘先
生嘗欲塞南道復柳林堤引江水入湖以禳且以爲濠用護郡
城焉業已計慮偶遷秩去事未竟逮嘉靖癸亥冬郡侯春渠汪
公來詢之往牘特以告于兵憲泗橋陶公卽慨然欲竟之遂下
其議計堤延亙凡七百六十丈廣四丈高稱是伐石爲橋凡二
洞計費千緡有奇湖歲增課四十金可備修城之費上之公以
請于撫院柏泉胡公按院少洪陳公咸喜其利民也遂檄德化
令陸君某董之陸君督邑之民凡七十二寨得二萬五千人分
役之寨僅得五尺工省而民力易興且時方農隙庶民子來羣
工畢興不再旬而堤成矣堅緻縝密如天成然兩岸種柳卽林
林可睹也逮甲子春衣適至自閩下車里門過堤上湖光樹色
掩映天地而郡改觀焉士民喜溢嘖嘖口碑載道也陶公屬衣
言衣作而言曰嘗聞之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又曰裁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茲役也陶公毅然不少引避而一時諸大夫
咸相成之因天地自然之勢而施裁成輔相之功開斯民千萬
世之利蓋非偶然矣其所謂待人而興者非耶矧因其舊而圖
新不奪農時而城濠攸濟足以禳民之災又有以備修城之利

功倍而民不勞一舉而衆善集民之思之也非卽所謂甘棠之政耶湖之得名有以哉有以哉因其役併原其名以志思焉是爲記

史先生傳

萬衣

史先生諱中江西之潯陽人永樂中辟賢良方正爲楚德安郡別駕屬使粵道于湘衡次石鼓夫石鼓爲書院宋程張二先生倡學之地蓋與白鹿嶽麓諸名勝相稱著所從來矣大兵之後鞠爲茂草先生慨然欲復之無何遷守衡州卽首事焉石鼓志曰先生治衡凡九載有惠政嘉靖辛亥歲予被命讞楚中獄至

衡詣石鼓謁二先生祠因問先生卽無聞者余先是過長沙郡太守鄭君議修復嶽麓者得數君子祠之余惟石鼓卽如鄭君議得首祠先生焉某生也晚無所採論其詳不可得聞也僅以少日得聽長老所傳說稍爲次述將以貽之衡州云先生守衡州時民間有子生而慧先生器之令學其父前日吾故市人產稍令兒業生活足矣奈何學乎先生曰必從吾言若兒後將大顯卒館之公舍時時督課習爲具餐飯裳服旣長又爲之擇婚事時先生業已稍稍暗見成立矣旣去衡若果榮第先生官至大叅致其政歸潯陽會若僉外臺蒞潯陽以父師禮先生子廬

睹先生居室僅容膝蕭然無長物心他有所厚卽敬憚先生輒重語一日察罪有可貸者俾得先生言爲疎去先生知其意他無問聞者咸嘖嘖嘆不置又捐俸廩爲治圃築書院先生又一切辭去不爲受里人頑無狀者竊于先生之舊塋族少頗悻悻欲執之先生笑曰來他無論卽公家鉅族必置異姓僮僕以供羈勒爾輩令先人地下孤立耶事遂寢其他所爲比比類此先生有子曰珥以進士官止廉州倅不得于時吏遂長往清白有父風而恬退高潔之行尤烈焉鄉人稱行誼曰二史二史云薦紳先生有言人之子可教則教之人之罪可脫則脫之犯而不校思而不有可謂仁且恕矣至如居身之珍篤信不二介孰尙焉語有之廣布者獲茂厚積者報昌先生有子著稱世德固宜哉萬衣曰蓋聞之至人藏輝盛德之至不事表見史先生執古自信諸凡所事事一切去華務根者民何得而稱焉治衡凡九載有惠政而人不聞抑又何可怪耶抑又何可怪耶

石鐘傳

程敏政

石鐘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鐘爲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或謂之曰子比干耶何其心之多竅也然與人不立崖

岸望之有巖巖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噓然長嘯風起水湧可以起棲鶴而驚螿龍有誦之者曰子不問典午氏之言乎夫鐘叩之鳴鉤芻鞞駘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而自鳴者乎鐘嗒然不應人或號爲無言公鐘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跡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于汭水漾于渚爰有文人在修豎阻蘇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滿林壑或喟然或窾坎鞞鞞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

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鐘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子慕子久矣鐘笑曰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夫不肖範形于天地之洪爐而浪迹于此吾子不鄙而辱辟之喜過望矣願爲金石交已而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于神宗曰九江人石鐘者山澤之癯也自顧壁立萬仞使人望之嶽然而下視培塿邱垤真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停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

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笙鏞治道可以致百獸之率舞矧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永錫旬鞶鞀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願乃使之鳴不平于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卽日下詔拜侍中陞州節度使封開喜郡公使御史王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沈洲渚間人號爲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功于舜廷及從孔子于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悅因叩鐘之爲人磬曰鐘體厚重塊然一武夫耳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于此君如不棄登磬于廷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其身

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之汴入對上果悅以爲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上晏樂遂罷鐘不復召鐘聞之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資乃終老于巖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勳景鐘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鐘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鐘之才可謂實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磬磬然隨波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爲宋如此嗚呼士仁尙何責哉

請罷湖口新厥疏

張啓元

奏爲懇乞聖明酌罷湖口新廠以救民命以廣仁恩事臣伏觀
詔書欵開一應弊政開載未盡者陸續查議奏革其凡可以安
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長國
計者莫先于本末之辨莫要於利害之明小利者大害之萌逐
末者棄本之漸臣以爲湖口之廠所逐者錙銖之末而本實先
撥矣是其利國家也恒少爲害之大豈可勝言哉九江之廠所
以議商賈也而權征隨之嘉靖四十二年又添設一廠於湖口
所收料銀附九江併解當時建議者不過網羅商旅譏察江河
而已詎知其爲南土之陷穿大江之炮烙一至於此也臣備員

南路遇東南來者莫不感額曰昔年盜在江中今日盜在湖口
江中之盜劫財湖口之盜劫命始作俑者湖口故御史張科也
恨不得啖而食之其初也逐利於家童而今乃流毒於生靈而
莫可挽也何則湖口形勝兩山夾峙岸石巉巖江漢合流湍洄
浪急未有關廠則舟櫓上下觀便取徑不必穿泡涎濤冒險停
棹設關以來不問軍民必取灣泊下水者當回流之橫衝難於
近岸上水者逆溜頭之激射難於進港江底無泥鐵猫罔施或
風浪驟發跳躑待斃而已自立廠之日以迄於今不知幾千人
死葬魚腹中也既奉明詔自該本處查議奏革茲怨聲載路而

議請罕聞何哉此厥一設徒快意於湖口之市井而落贖于江漢之往來實媒利于委官之私橐而媒言于內帑之密網也查每船梁頭一尺料一錢明耗三暗耗二單頭三十八銀匠二十人大半家者攬之單頭保者三錢再上下者認保一錢銀匠傾銷秤兌五分且昔之納料論季今之納料論遭昔之納料論載今之納料論船小而脚船亦所不餉停泊稍遲卽以越關抵罪上面入臨吉者既稅於九江又以小票重需於湖口下而入漢黃者既權於湖口仍查印票不脫於九江名爲兩關一料實爲兩關兩料未嘗立關禦暴也而且重關爲暴非惟盡民之利

也抑且戕民之命何其忍耶高皇帝曰國家愛養生民猶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培歛以廢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仁廟曰不肖官吏夤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什一其餘悉肥下人耳皇上發政施仁之始正宜敬法祖宗留神民命罷去此厥以袂貪奸之弊以收愛子之心則大江有利涉之慶而九重周水陸之隱矣臣所謂重末輕本以小利貽大害者此也倘議者以船之由九江卽有輸料其往來慶池等處而不由者詎肯縱之脫然并寓議者以防奸細亦有不容撤者臣竊以爲過矣南康巡捕之官可以盤詰慶池之往來者

可脫然於四十二年之前而不可脫然於四十二年之後乎且由九江而湖襄者道路遠而生息繁不由九江而下慶池者道路近而生息寡九江之厥非漫無見而致遺算於湖口也萬一不允撤厥之請請易建厥之地可乎由湖口而上有地曰大姑塘南北土岸水勢紆緩可免衝激之厄且無撞磕之危人煙輳集薪水裕饒立闢於此庶幾利於宿泊脫於沈溺耳官舍不必改創廟房可以止居此又請損之一策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皇上登極之日卽布詔天下重民之命卹民之財興民之利除民之害胡忍毆此江南之生靈而枕藉於死亡之地也哉伏乞勅下該部酌議料厥可革則革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如不可革則更其地早一日民免一日之苦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罷湖口稅疏

吳道南

奏爲目擊風波之慘耳聞號泣之聲謹剖忠直陳懇乞皇上大賜省覽徑罷湖口商稅事臣江西人也舟行往返必於鄱湖此湖跨饒州南康九江三府之境水勢連天一出湖口而澎洶震撼之狀駭目驚心更湖口縣前東西兩山突出石皆嶙峋險怪僅餘一口不過數十丈且廬山綿亙數百里障于西北長江滔

大江斥志 卷三十三
治又復自北而衝平時舟過於此舟人動色相戒非柴米甚缺不敢少泊自設稅以來舟過其處凡報稅交稅輒經數日雖傍湖開一小渠而數日間又皆塞滿况冬間所開之渠亦盡涸也舟之後來無可泊處只得下錨於江中廬山夜夜西風一遇大發錨斷索數舟相磕頃刻敗壞一舟之中所載不下百餘人其強健者猶得負木版抵岸然亦在和煖時爾至隆冬盛寒卽有負亦僵死矣不幸而沈則舟透江底是以一舟爲百餘人棺也臣扼腕傷心久矣幾欲言而未敢遽陳則以地方之官科道之臣屢屢言之以俟獨斷于皇上故自有撤回稅使之聖旨臣心

私嘆以爲今而後皆皇上之再造時雖歸併有司猶恐泊舟如故臣敢冒死瀝疏乞皇上諮此數萬金以爲蹈不測者延旦夕之命夫臣蒙皇上不棄謏劣獲佐下風凡四方利病皆臣之所當言况乃耳目所及而不上聞是欺君害民之一端也草疏未完潸然淚下皇上俯納臣之言則聖主如天之福而臣亦得以微其餘皇上以臣言未可必聽則臣盡臣之心異日臣過湖濱而死者有知或不恨臣之不言也臣言及此臣心滋戚况今各處饑荒皇上且普賜蠲賑以活之於死中則此之無勞於救而可拯民於風波之厄又何憚而不蠲也萬懇皇上鑒臣之愚

并免歸併稅額則非獨爲民財恤而亦大爲民命造矣

撤回湖口稅監疏

鄧澄

題爲明詔恩覃無外稅璫天厭有徵懇乞皇仁速賜撤回以溥聖澤以順天心以活民命事臣惟帝王布大德昭大信蕩平堅確必不忍使一方一國之向隅而古今人火皆天災災梓鼓響答必不能使一毫一髮之爽應前以聖母介壽皇孫誕生明旨沛然所在稅務歸併有司俟大工告竣一切停止海內謳歌如出湯火而獨江西稅監李道潘相貪戀利權不忍釋手陰圖占愴於已陽肆詆誣於人業經按臣露章獨以寢閣未報三帶便

揚揚謂無可顧忌矣幸今天厭其惡李道湖口之居一旦付之烈焰此殆元穹明示異於皇上以此輩之不可一日不撤也李道親歷災變中懷怵惕又復貪濡姑設詞以嘗試聖意之可否臣愚謂皇上今日當斷斷聽從其請不宜使江右遺黎尙納之塗炭也夫普天率土皆屬赤子天下之稅皆已歸併而獨一江右付之虐璫假令江右膏腴甲於他省猶爲苦樂不均矧其地介于吳楚閩粵之交地磽瘠而民寒儉東北水鍾西南山塞僅僅小商小賈乃肯登頓崎嶇冒涉波濤耳悉其人與貨而錄之其實不足以當他省之十一也乃行省既有潘相湖口復有李

道何地何民而勝此魚肉乎糧船爲國轉運從來未有稅及備
載戶部議單明許附帶土宜而李道公然邀截肆行攘奪當旋
渦猛風之中振舵收帆不暇虛陵一邑軍旗頃刻付之魚腹致
令死者沈屍生者償糧至今言之無不披淚正以貧儉之地不
足以充豁壑之欲不得不取盈於此耳臣聞虎之飽也雖其捕
噬猶然擇肉比其饑也誰能禁之今湖口之居秉畀炎火度其
平日所積當已煨燼爲多將來何所取償勢必別作一番咆哮
是饑虎之噬也盜於夜也雖其劫畧猶然憎主比其晝也復何
忌焉今湖口之焚燬畏神怒明憚聖聰惴惴惟此一時苟尙假

以利權便謂主上旣已信任不疑縱天變其又何能難我是白
晝之攫也抑尤有隱慮者民饒則畏法窮則法不足以束之今
以窮苦無聊之民迫以數年搜括兼之水旱頽仍業已泊無生
趣且虔賴橫聯五嶺彭蠡襟帶三江不逞之徒向所淵藪如乘
此焚燎之後派丁橫役伐石斫材急圖莫居猥期壯麗張虎狼
無厭之求際鳥獸攫啄之會近者滇中之事不足爲寒心乎上
天明明變不虛生焚居已兆其疾威不慎必逢其震怒臣又不
暇爲稅監惜而深爲國體惜也皇上誠當此時乘天變之示允
李道之請亟賜撤回併潘相稅務一齊歸併有司比之他省不

過行皇上目前之恩詔而得之江右則實出皇上更生之鴻慈
江右之民幸甚稅監幸甚

劾嚴嵩疏

明 丁 湛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叅奏事臣待罪禮科二載于茲灼見臣
部尙書嚴嵩才具卑庸中懷悻罔假和柔以固寵務周旋以悅
人祗解身家之謀全無大臣之體夫閣臣尙書均屬大臣閣臣
憂言清執有素嵩背與人言則悻悻以先達自居及建言論事
則恟恟有如屬吏言一發聲嵩則噤口卑諂之狀至無可加雖
和妥固宜共濟而斟酌不嫌異同置身若此其意何居六卿議

事國計攸關嵩于會議之時從不獨建一議旣經覆奏或奉嚴
旨嵩則諉之他人以避譴責或奉溫綸嵩則以已實主議希邀
聖眷其試于陛下之前者不啻至再至三陛下特未深察其奸
耳至于文移勘合例有常期嵩于世蕃陰操其柄司官呈稿經
時不發勒索賄賂不饜不休窮員小吏哭訴無門嵩若不知則
昏瞶已甚知而故縱則負恩實多遭時構會濫竊華階有玷清
班宜賜罷黜臣不勝俟命之至

再劾嚴嵩疏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特叅罔上之大臣亟宜罷黜以儆奸回

事_臣前參奏尙書臣嚴嵩蒙着嚴嵩自陳嵩旣自陳本仍留中
任事如故南北科道王燁楊爵等交章論列彈本大半留中甚
有以言官不必過聽風聞輕爲瀆奏二年以來進階賜蔭有加
無已嵩以陛下意在優容不以人言措意縱子縱僕招搖納賄
如前樂昌王請徙嵩實受賄陰爲之地_臣特具疏論列過蒙陛
下採聽應同部臣覆奏請旨_臣素鄙嵩之爲人數年來公事一
揖之外未嘗與之深言_臣以嵩必恨臣刺骨昨商覆奏時嵩又
欺語從容談及鄉曲每事託_臣庇護等語_臣聞不勝駭異嵩旣
過蒙聖眷何事須臣曲庇細加思維始悟察典在邇_臣科例舉

拾遺嵩又賍欺叠叠_臣豈肯徇私枉縱不顧公道難容夫人臣
事君祇爭一念嵩行若此是魃若鼠窺奸同狐媚天理人心喪
失殆盡尙知有君父之在上耶不察其奸若加柄用大權在手
則天下國家受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亟宜罷黜檢發諸疏核實
勘擬以彰國法奸回知儆謹疏

劾高拱疏

歐陽一敬

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爲再申忠悃乞罷奸橫不忠輔臣愜
公論以光新政事_臣聞明君不惡極諫以發奸忠臣不畏盡言
以招禍昔趙抃論學士陳旭章十數上劉安石論執政胡宗愈

二十餘疏不以爲瀆龔夬任伯雨諸人相繼論奸相蔡京不下六七疏不以爲黨矧當聖明御極之初正小人勿用之際而輔臣中乃有奸橫不忠如高拱者廁於其間臣職任糾彈寧用一言塞責而已哉近該南京科道官交章論拱此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顧其措詞指事尙存大體亦如臣與胡應嘉前疏未嘗明白暴著高拱平素奸邪之狀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至之聽也宜陛下俯念其講讀舊臣而姑留之然拱之性行本極傾危拱之才識實足濟惡踪跡閃倏情態乖張敢爲奸暴行私不思公忠體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所以南北科道交章累

次攻擊如拱先年侍陛下講幄適有臣郭希顏爲建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恟恟拱懷疑懼輒納重賄於嚴世蕃不兩月遂越次獲陞祭酒以出今月日資次尙可考而知也希顏近蒙厚卹矣拱內省寧無疚哉此其狡於謀身甘於悖棄陛下亦已甚矣去年先帝違和之初一時訛傳不測拱爲大臣畧無休戚相闔之念卽於本日惶惶搬運直房器用以歸致都給事中胡應嘉因而論劾今章疏見存亦可考而知也拱嘗對人諉之撰文諸人矣亦豈能自安哉此其大無臣節而忍於背負先帝亦已甚矣夫拱居講職旣懷奸以背陛下今任輔臣亦豈能復效

其忠拱受先帝厚恩終忍負之今事陛下豈有圖報之念矧其
初任禮部嘗兩疏懇求直贊撰文而又曲意爲焚修道士廣誦
田宅及頰奏災異反爲詭諛不足畏之詞皆人人所共鄙也乃
累該自陳反公然矯誣爲不樂贊直贊之說及鑿空謂胡應
嘉劾其不肯贊直何其敢於欺罔如此不愧於人不愧於天乎
且又陰自結納鄉里內臣藉爲窺伺援引每張揚講官之勢逞
任權術之私躁然希圖柄用內欲專操宰執之權外欲籠絡趨
附之衆威制言官動搖國是使拱之計策漸行人之向背漸一
將來爲患何可勝言至其自陳諸疏則又全無引咎之義如謂

黨庇成風謂陛下孤立謂言官求勝藏奸殊不可測而近聞南
北科道論疏自知公論難解乃在閣嘆入輔臣徐階直房誣爲
主使以預其擬票致階隱忍抱病迴避內外共知此其險橫異
常寧復知有大臣舉動朝廷體統哉昔宋臣常安民論宰相蔡
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視聽力足以顛倒是
非內納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必擠之而後已以
拱擬之其奸險橫惡詎非蔡京復出又昔伯雨謂自蔡京逐去
安民而朝廷大政皆委曲遷就爲一蔡京地公議誦誦人不敢
言時所當言無先於此自拱逐去應嘉之後人情事勢大率類

此其爲時所當言不更有甚於京乎蓋小人無才亦不足畏小
人有才斯大可畏其才愈大則其可畏亦愈大易所謂用必亂
邦今惟拱之謂矣是以北臣言之南臣又言之科臣公劾之臺
臣亦公劾之此實公論之所共棄也夫臺諫主天下公論豈敢
苟爲扶同一時南北參商之人亦豈肯曲爲扶同此而不去將
誰更復有言拱既知公論不容僅以倖免必益無所顧忌而恃
才稔惡以逞其爲國家之害終不知視蔡京又何如矣此臣愚
犬馬之忠鷹鷂之志不敢不爲陛下宣徹其奸橫不忠之狀以
覲宸斷毅然去之母犯大易開國承家之戒以遺將來大患也

宰執諸大臣亦宜共去繫累之私以昭新政平明之治大奸必
去斯太平有象天下幸甚臣不勝幸甚他非臣愚所能計也臣
冒瀆天顏不勝待罪戰慄之至

劾齊康疏

爲小人黨惡欺君肆讒無忌懇乞聖斷重處以正人心以杜亂
源事昨該御史齊康詆誣輔臣徐階李春芳已蒙聖明洞燭其
奸一時公論憤然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蓋夫學士高拱屢
被論劾在案每恨階與春芳不爲重處論官以塞言路而康爲
拱鄉誼主考門生乃授指使敢違公論甘作鷹犬如此六科十

三道各連名具疏參論其狀矣恭候聖旨處分臣不敢贅但聞康前疏方下又有疏論及於臣尙不知其所論何事然以康論臣固所宜有蓋兩發高拱之奸者臣也階不具論拱且恨之康且不惜公論承指而醜詆之臣尤拱所深恨康既論階勢安得不及於臣昨臣見康亦曾面斥其非而康愛拱嫉論臣必將中臣以奇禍無疑矣人臣委贖事君此身已非我有臣何敢計但康亦言官亦有面目者也堂堂天日之下何其敢於背公徇私黨邪害正欺罔君上一至此極也書有之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二人同則公也一人異則私也南北科道論拱天十三

疏并連名約二十餘人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情抑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論階與春芳誣詆極備多狀而六科二十餘人連名參之十三道與康同官者三十餘人亦連名參之卽吏部都察院堂官亦連名參之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言又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何人斯座主之恩豈重於君父台諫之司可爲人作鷹犬耶卽墮拱誘計亦豈容再誤而聖明在上公論昭然又敢附下罔上肆無忌憚如此壞亂人心混淆國是康之罪有不容於誅矣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今非康之謂乎然康走狗耳發縱指使皆拱黠運之力拱爲大臣屢被人

言既不能決去就之義而又詐病遷延營營苟苟籠絡頑徒傾
害忠輔以自洩其睚眦之忿各該諸臣論拱奸惡茲亦稔矣拱
不去則善類必將一空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謂正人一
去則國是將日病也陛下可不念哉昨奉宣諭徐階李春芳高
拱着卽出供職一時傳聞無不歡欣鼓舞頌聖明智睿階與春
芳出一日出一日卽有此召命也惟拱向無召諭而今姑同之
竊恐其適中嗾二輔以圖自全之計蓋人主之職在論相要在
分別忠邪而去留之非可謂停姑息以致養虎貽患也臣匹夫
孤立一念愚忠實抱當世之慮竊惟昔臣有不能進蓮伯玉退

彌子瑕旣死猶以屍諫臣卽遭嗾論亦不敢顧一己利害而忘
國家大計階與春芳伯玉之儔也乞陛下勿爲康論所惑勉留
而眷任之拱奸惡過於子瑕乞陛下鑒康黨附爲奸之情毅斷
而速去之則相道得而萬國理天下之大幸也康黨惡欺君之
罪知必不能逃於聖斷矣如康論臣有據臣當席藁以待均惟
聖明垂察焉臣冒瀆天威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再劾齊康疏

爲小人黨邪怙勢再受指使妄肆擠排懇乞聖明洞察公論以
定國是事該御史齊康聽受座主高拱指使誣論徐階李春芳

節經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吏部尚書楊博等併六科十三道諸臣各疏叅論康受高拱指使誣詆情罪已蒙聖明洞察奸邪將康降二級調外任用矣聞者無不深快乃康又受拱指使另疏論及於臣蓋南北科道論拱共十三疏而臣又嘗兩發其奸拱之深恨無過於臣階與春芳康且爲拱詆誣則其怙勢厚誣又將何有於臣據其所論止欲將臣量加罰治似亦無足深辨顧其所誣臣者一則謂臣在朝班中盛氣高聲爲階發話一則謂臣邀攔各科道不許出門欲卽寫本攻康事出捏誣不容不辨夫班中森列豈容高聲發話之時卽果有之糾儀御史序

班寧得無言厥衛巡緝官校何無一人看得言之謬妄不辨可明惟康同科道官出掖門時衆共譏叱其非臣實與焉卽十三道叅康題語首謂人心共憤然則憤康者豈獨臣哉不曰門外而曰班中何其欺罔之甚六科多官臣一人豈能邀攔本攻康况論康不止六科十三道與康同官御史三十餘人亦連名叅之亦豈臣所能邀攔吏部都察院堂上官俱各有本論之又豈臣所能邀攔蓋公論所在不約而同衆忿所激雖有拱之兇惡亦自莫之能禦耳乃不思自犯公論而以邀攔攻臣拱之嗾康豈其無良心者哉亦自擬康前疏既上必爲公論不容又懼

皇上察衆惡而洞燭其奸乃預爲此疏附康相繼以亂國是冀苟留耳不然則康接前疏過午方歸申刻卽有此疏人人所共知也豈有神輪鬼運其速乃如此耶康鷹犬不足責拱爲大臣其用心亦甚狡矣臣諫垣微臣職司搏擊不意忤觸橫奸致遭嗾害如此臣罰治誠不足惜如國是何且南北科道論拱一十三疏止康以門生爲拱反噬拱一嗾論階而六科叅之部院大臣亦破格叅之則拱之視階其人品忠邪較然可見矣臣果階死黨彼各該大臣科道論拱康豈盡階之死黨耶陛下何不爲天下斷之拱不去則將中禍必不止臣一人而中臣之禍亦

不止於罰治矣伏乞敕下該部一併勘議施行臣無任殞越待
罪之至

